

為阿難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沙門無髮。汝

有髮。汝寧能剃汝頭髮不。我使阿難為汝作

夫。女言。我能剃頭髮。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髮

來。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為我致阿難。佛言。

剃汝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子我

生汝。護汝頭髮。汝何為欲為沙門作婦。國中

有大豪富家。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生死

當為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

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啼泣下刀。剃女頭

髮。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

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

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

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

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

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子。已有子便有死亡。

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益。女即自

思念身中惡露。使自正心。即得阿羅漢道。

佛知已得阿羅漢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

所。女即慚而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

逐阿難耳。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

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今佛

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

人母作蠱道。何因緣是女得阿羅漢道。佛告

諸比丘。汝欲聞知是女不。諸比丘言。我曹當

受教。佛言。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

作婦。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貪相愛。同於

佛說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No. 552 [No. 551]

失譯附東晉錄

佛在舍衛祇阿難邪坻阿藍時。阿難持鉢行

乞食。以隨水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持水去。阿

難從乞水。女則與之。女便隨阿難至居所處。

女歸告其母。母名摩登。女於家委臥而啼。母

問女。何為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

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隨問。名為阿

難。我得阿難者。乃嫁。不得阿難不嫁。母即行

問阿難。阿難者承事佛。母即知之。還告女言。

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作夫。女即啼不飯。食

母知蠱道。何不導之。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

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

佛戒。不得畜妻。母復言。我女不得卿作夫者

便自殺。阿難言。我師事佛。不得與女人交通。

母即入語女言。阿難不肯為汝作夫。其有經

道者。不得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

天下道無能過佛。道及阿羅漢。女復言。但為

我閉門戶。無令出。暮自為我作夫。母即閉門。

以蠱道縛阿難。至日晡時。母為布席臥處。女

大喜。便莊飾。阿難不肯就臥處。母便然火。前

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者。我

便擲汝火中。阿難自鄙。作沙門。今日反在中

不能得出。即叉手呼佛。佛即知之。使神脫阿

難。阿難至佛所言。昨日行乞食。於水邊見一

女人。我從乞水。明日有人名摩登。請我歸飯。

有事佛者。我道不能勝。我本不語汝耶。女啼

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行來索阿難。復見

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

面。阿難羞慚。低頭不視而避之。女復隨不止。

阿難還歸佛所。女復守門。阿難不出。女啼去

歸。阿難前白佛言。摩登女今日復隨。明日復

來。佛即呼女見之。佛言。汝追阿難何等。索。女

言。我聞阿難無婦。我亦無夫。我欲為阿難作

妻。佛言。阿難沙門無髮。汝寧剃頭髮。我使阿

難為汝作夫。女言。敢剃頭髮。佛言。汝歸報母

剃頭來。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致阿難。我自

行消息問佛。佛言。剃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

作夫。母言。我生護汝頭髮。汝何為與沙門作

婦。國中有大富豪。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

死生當與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

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即垂淚。下刀

剃女頭髮。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

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

愛阿難口。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

有淚。鼻中有涕。口中有唾。耳中有垢。身中有

屎。尿皆臭處。其作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

便生子。有子便有死亡。死亡有哭淚。此於身

有何等益。女即自思。惟惡露形中所有。正心

則得阿羅漢道。以得阿羅漢。佛語女。起至阿

難所。女慚愧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

逐阿難。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乘船

船壞得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得持杖行。今佛

佛說摩登女經

欲聞知是女不。諸沙門言。我曹當受教。佛言。是摩登女。先時已五百世為阿難作婦。五百世中。相敬重相貪愛。於今同於經戒道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狀。是經令諸沙門知女意如是。諸沙門則起。前為佛作禮。

佛說棕女祇域因緣經

No. 553 [No. 554]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眾集會說法。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此物惡。猶豫未決。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棕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捺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坐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圍求乞果麻。當以施佛。時得一棕大而香好。擊一盂水。并捺一枚。奉迦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祝願受之。分布水捺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棕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棕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 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離眾苦 在世生華中 上則為天后

自歸聖眾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棕女禮已還坐

佛在世時。維耶梨國。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棕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寶愛此棕。自非中宮尊貴美人。不得啖此。棕果。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群。王重愛之用。為大臣。王請梵志飯食。食畢。以一棕寶與之。梵志見棕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棕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輒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棕栽與梵志。梵志得歸種之。朝夕澆灌。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棕。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棕。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澁。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飲一牛。復取此一牛乳。煎之。為醍醐。以灌棕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甘美。如王家棕。而棕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徊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巔。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旁出。形如偃蓋。花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眾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歸。養長之。名曰棕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娉棕女。以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

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棕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棕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於是七王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夜。瓶沙王從伏寶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棕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環之印。以付棕女。以是為信。便出語群臣言。我已得棕女。與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取耳。瓶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棕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瓶沙王去後。遂便有娠。時棕女勅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必醫王也。時棕女即以白衣裹兒。勅婢持棄著巷中。婢即受勅。抱往棄之。時王子無畏。清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答言。故活。王子勅人抱取。即覓乳母。養之以活。梵志將此小兒。還付棕女。名曰祇域。至年八歲。聰明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匹。與隣比小兒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此。諸小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姪女所生。何敢輕我。祇域愕然默而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

父今者為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瓶沙王是也。祇域曰：瓶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證之。母則出印環示之，曰：此則汝父環也。祇域省之，見有瓶沙王印文，便奉持此環，往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為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棕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環印信，遠來歸家。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其子，愴然矜之，以為太子。涉歷二年後，阿闍世王生，祇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為醫也。王雖以我為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則聽之。王曰：汝不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勅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祇域但行嬉戲，未曾受學。諸師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勅已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我何以對。祇域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號，求學醫術，豈復懈怠。煩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脈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答。皆下為祇域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曹生年之結。祇域便為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作禮，承受其法。爾時祇域即自念言：王勅諸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聞彼德叉尸羅國，有醫

姓阿提梨，字賓迦羅，極善醫道，彼能教我。爾時祇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為師範，從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具。汝可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諸草，有非是藥者，持來。時祇域即如師勅，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有所用處，無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德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面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處。師答祇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我若死後，次復有汝。於是祇域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祇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藏腸胃，縷悉分明。祇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臟。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白十錢。便雇錢取樵。下樵置地，閻冥不見腹中。祇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栽長尺餘。試取以照，具見腹內。祇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既已得錢，樵又如故，歡喜而去。爾時祇域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國既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開醫道。於即還歸婆迦陀城。婆迦陀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

二年中，常患頭痛，眾醫治之而不能差。時祇域聞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有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有醫。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答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差。況復年少，即勅守門人語言：我今不須醫。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為汝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祇域復言：汝可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差者，隨意與我物。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如是言。但聽我治。若差，隨意與我物。長者婦聞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勅守門人喚入。時祇域入，詣長者婦所，問言：何所患苦。答言：患如是如是。復問病從何起。答言：從如是如是起。復問病來久近。答言：病如許時。彼問已語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別棄之。時祇域見已，心懷愁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病者見已，問祇域言：汝愁惱耶。答言：實爾。問言：何故愁惱。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長者婦答言：為家不易，棄之何益。可用燃燈。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差。時長者婦與四十萬兩金，并奴婢車馬。時祇域得此物已，還王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祇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勅守門人喚入。祇域入已，前頭面禮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為供養已。汝自用之。此是祇域最初治病。

爾時拘睺彌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彼聞摩竭國有大醫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睺彌長者子病，祇域能治。願王遣來。時瓶沙王喚祇域問言：「拘睺彌長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若能，汝可往治之。」時祇域乘車詣拘睺彌，祇域始至，長者子已死。伎樂送出，祇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伎樂鼓聲？」傍人答言：「是汝所為來，長者子已死，是彼伎樂音聲。」祇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時祇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為解腸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瘡處不異。時長者子即報祇域四十萬兩金，婦亦與四十萬兩金。長者父母亦爾，各與四十萬兩金。祇域念言：「夫為師者，須報其恩，今持一百六十萬兩金，與德又尸羅國大師賓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禮師足，奉上此金，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為供養已，我不須此寶。」祇域慙慙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祇域奉辭禮足而去。

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祇域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病，乃致死亡。」父曰：「女小有頭痛，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絕命。」祇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甕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七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祇域適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為再死也，豈有披破頭腦當復活者？」父何忍使人取子？那爾父止之曰：「祇域生而把針藥，棄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為一切命，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如從臥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祇域故來護汝，破頭出蟲，以得更生，便開甕出蟲示之。」女見大更驚怖，深自慶幸。祇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恩。父曰：「祇域與我期言，今日當來，於是須與祇域便來。」女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叉手曰：「願為祇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為？」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曾為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祇域祇域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梨國。

爾時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學習，騙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據，落地而死。祇域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所攬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生合刀瘡。畢，囑語父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勅，寂靜養視。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臥覺，即便起坐，須臾祇域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得為祇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爭為我使，當用奴為我，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母恩。」於是取金，以上棕女，還歸羅閱祇國。祇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瓶沙王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病疾，積年不差，恒苦瞋恚，睚眦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亦殺，使人行遲，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者不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疑恐有毒，亦殺之。前後所殺，傍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可勝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懣短氣，如火燒身，聞有祇域，即為下書，勅瓶沙王徵召祇域。祇域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瓶沙又怜其年小，恐為所殺，適欲不遣，見誅伐，父子相守，晝夜愁憂，不知何計。爾時瓶沙王乃將祇域俱往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惡性，恐殺醫師，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趁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殺汝，祇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診省脈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藏及百脈之中，血氣擾擾，悉是

①腸結(宮)-腹(正) ②七龍(宮)-十(正) ③大更(宮)-太(便) ④攬(宮)-獲(正)

蛇蟒之毒周匝身體，祇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入見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祇域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奸，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祇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啟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逐青衣黃門去。祇域因白太后：「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蛇蟒之毒，似非人類。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王病則不可愈。」太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臥，忽有物來厭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麗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見有大蟒長三丈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軀。王實是蟒子也。我羞恥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今者治之，當用何藥？」祇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導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醍醐之名。前後坐口，導醍醐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導此，必當殺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祇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惡聞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蟒毒既重，又已遍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煉，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啟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

祇域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驅者與我，二者願得令我獨自出入門，無呵者，三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呵，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王聞大怒曰：「兒子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棒殺汝。汝何敢求我新衣，為欲殺我，便著我衣，詐作我身耶？」祇域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日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藥。」王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令無禁呵，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祇域曰：「王前後使諸師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殺之，不服其藥。群臣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呵，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王曰：「大佳，汝何故日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姪亂耶？」祇域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願脫之間，便投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事。故思惟可信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太后王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入，伺候火齊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仰令盡，不得中息，為欲內毒，恐我覺耶？」祇域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象乘之？此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象。汝欲乘之，為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

祇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王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之。故欲乘此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祇域煎煉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王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被白象，預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王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飲而盡。祇域便乘象徑去，還羅閱祇國。爾時祇域適行三千里，祇域年小力膂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便止息臥。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中我，怪兒所以求我白象，正欲叛去。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食，故名為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為汝設食，慎莫食也。烏受勅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云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今必殺汝。終不得脫。祇域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象，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啖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烏見祇域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憐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祇域乃取一梨，喫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杯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

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鳥性既貪不能忍於飲食。又聞祇域歎為神藥。亦見祇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之。盡飲餘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躡地而臥。起輒眩倒不能復動。祇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殺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差。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

祇域則過墟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昇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長伍承勅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鳥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祇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為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日差。自知當死。比鳥還三日之中。王病已差。王自追念。悔遣鳥往行。見鳥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不細。即悔前後所狂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祇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祇域。祇域雖知王病已差。猶懷餘怖。不復欲往。爾時祇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禮。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來喚。為可往不。佛告祇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內病。祇域便隨使者去。王見祇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中

採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祇域曰。我本為太子。雖實小國。亦有民人珍寶具足。不樂治國。故求為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採女寶物。為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若聽一願。內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

祇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因為王說佛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鳥臣。以白象迎佛。可得致不。祇域曰。不用白象。佛解一切。遙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遙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飯食已畢。為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禮而去。

又棕女生既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為大師。棕女常從五百弟子。讚授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譏謗。呼為姪女。五百弟子皆號姪黨。又棕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漫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漫女者。生於須漫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竿須漫。以為香膏。竿膏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石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漫。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漫。女長大。姪好及才明智慧。亞次棕女。爾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升瓶。

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漫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隨世人。乃復嫁耶。聞棕女聰明。容貌絕世。無與匹者。又生與我同體。皆辭父母。往事棕女。求作弟子。明經智慧。皆勝此五百人。

爾時佛入維耶梨國。棕女便率將弟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默然受之。棕女還歸。辦其供具。佛進入城。國王又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明日到宮飯食。佛言。棕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王曰。我為國王。至心請佛。必望依許。棕女但是姪女。日日將徒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何為捨我而應其請。

佛言。此女非姪女。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曾又與須漫波曇女。俱為姊妹。棕女最大。須漫次之。波曇最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無乏。皆悉供之。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今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作豪富家兒。言語嬌溢。時時或戲笑。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我等供養。揀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日讚經道。虛被姪謗。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生。果復相隨。祇域爾時為貧家作子。見棕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

常為比丘尼掃除。掃除潔淨已。輒發誓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捺女憐其貧窮。又加其勤力。常呼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祇域迎醫。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是福。祇域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為大醫王。常治一切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緣。今故為捺女作子。皆如本願。王聞佛語。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佛明日便與諸比丘到捺女園。具為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修行。精勤不懈。皆得阿羅漢道。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為四眾說。莫令斷絕。一切眾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捺女往昔時。嘲戲比丘尼。故今被姪誦。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於地獄。餘報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為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盡未來際。常使不絕。爾時阿難從座而起。稽首禮足。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當名何經。佛語阿難。此經名曰捺女祇域因緣經。修行法用如上。供養比丘比丘尼。施藥迎醫。隨喜發誓。今獲果報。如是受持。佛說經已。大眾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捺女耆婆經

No. 554 [No. 553]

後漢安世高譯

佛在世時。維耶離國王苑中。自然生一奈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實愛此奈。自非宮中尊貴美人。不得噉此奈果。其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群。王重愛之用。為大臣。王請梵志飯食。畢以一奈賞與之。梵志見奈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奈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輒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奈栽與。梵志得歸種之。朝夕灌溉。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奈。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奈。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澁。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飲一牛。復取一牛乳。煎為醍醐。以灌奈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甘美。如王家奈。而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去。復恐傷樹。連日思惟。遲迴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頭。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傍出。形如偃蓋。華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如眾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歸長養之。名曰奈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媾奈女。以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

高樓。以奈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奈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俱來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共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於是七王口共諍之。紛紜未決。至其夕夜。萍沙王從伏竇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奈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近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即脫手金環之印。以付奈女。以是為信。便出語群臣曰。我已得奈女。與共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取耳。萍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奈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奈女後生得男兒。兒生之時。手中抱持針藥囊。出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持醫器。必是醫王。名曰耆婆。至年八歲。聰明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匹。與比隣小兒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己。諸小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姪女所生。何敢輕我。耆婆愕然。默而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為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萍沙王是也。耆婆曰。萍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為證。母即出印。鑲示之曰。此則汝父鑲也。耆婆省之。見有萍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鑲。往到羅閱祇國。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為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奈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指鑲印信。遠來歸家。王見印

①奈。果木名。與蘋果同類異種。同奈。此經標題用奈字。內文則用奈。若以奈女生於奈樹。則奈較奈為適。他經多作捺字。然諸字典查無捺字。惟有奈字。前

文憶昔日之誓，知其子，悵然憐之，以為太子。涉歷二年後，阿闍世王生，耆婆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持針藥囊，是應當為醫也。王雖以我為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即聽之。王曰：汝不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勅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耆婆但行嬉戲，未曾受學。諸師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勅以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王若問我，我當何對？耆婆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豪，求學醫術，豈復懈怠，須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脈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答，皆下為耆婆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密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等生年之結。耆婆便為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悉更起頭面作禮，承受其法。於是耆婆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耆婆望視，悉見此兒五臟腸胃，縷悉分明。耆婆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臟。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曰：十錢。便雇兒十錢，兒下樵置地，則更闇冥，不復見其腹中。耆婆心更思惟，不知束中何者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兒腹上，無所照見。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裁長尺餘，試取以照，即復

具見腹內，耆婆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即已得錢，樵又如故，歡喜而去。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耆婆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此女常有病，乃至致死。父曰：女小有頭痛疾，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絕命。耆婆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頭，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刺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罌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骨間之傷，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七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耆婆適去，女母便啼哭曰：我子為再死也。豈有刺破頭，醫腦當復活者？父何忍命他人取子？那爾父止之曰：耆婆生而把持針藥，棄國尊位，行作醫師，但為一切人命故耳。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耶？母聞父言，止不復哭，供養護之。寂靜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吹氣而寤。如從臥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耆婆故來護汝，破頭出蟲，以得更生。便開罌出蟲示之。女見便大驚怖，深自僥倖曰：耆婆神乃如是。我以何報其恩？父曰：耆婆與我期言，今日當來。於是須臾，耆婆便來。女大歡喜，出門奉迎，頭面禮足，長跪叉手曰：願為耆婆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耆婆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為？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

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現曾為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耆婆，耆婆便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離國，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習學，騙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踞，蹙地而死。耆婆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補補手所攬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主合刀瘡。畢，囑語其父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勅寂靜養視。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臥覺。即便起坐，須臾，耆婆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為耆婆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耆婆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爭為我使，何用奴為？我母養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我母恩。於是取金以上。奈女還歸羅閱祇國，耆婆活此兩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又南方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萍沙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疾病積年，不痊，恒苦瞋恚，睚皆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亦殺。使人行遲，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人不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嫌有毒，亦殺之。前後所殺宮女、傍臣及醫師之輩，不可稱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滿短氣，如火燒身。聞有耆婆名，即為下書，勅萍沙王徵召耆婆。耆婆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萍

沙又憐其年小，恐為所殺，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相守，晝夜憂愁，不知何計。爾時萍沙王乃將耆婆俱往問佛，佛告耆婆：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人病。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好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殺汝，耆婆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診省脈理，及以藥王照之，見五臟及百脈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蛇蠱之毒，周匝身體，耆婆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得入見於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耆婆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奸，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耆婆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啟其方，不得宣露，宜願屏左右。太后即遣青衣黃門去，耆婆因問太后：向省王病，見王身中血氣，悉是蛇蠱之毒，似非人類，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今能治，若不語我，我則不治，病不得愈。太后曰：我昔曾於金柱殿中晝臥，忽有物來壓我身上，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夢，遂與情通，忽然而寤，見有大蠱長三尺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胎，王實是此蠱子也。我羞恥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今者治之，當用何藥？耆婆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此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醍醐之名，前後坐口道醍醐而死者，數百千人。汝今道此，必當殺汝，以

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耆婆曰：醍醐治毒，毒病惡聞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蠱毒既重，又已匝王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鍊，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啟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即可愈。若不聽我，病不得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耆婆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軀者，與我著之。二者願令我得獨自出入宮門，門無訶者。三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皇后，莫禁訶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時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王聞大怒曰：鼠子，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打殺汝。汝何故求我新衣，為欲殺我，便著我衣，詐作我身耶？耆婆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日經久，衣服皆被塵垢，固欲得王衣著之，以合藥也。意便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復欲自出入宮門，令無禁訶？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耆婆曰：王前後使諸醫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殺之，不服其藥。群臣大小，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訶，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也。王曰：大佳。汝何故欲日日獨入見我母及見我婦，欲作姪亂耶？耆婆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顧睨之間，便投於毒藥，我所不

覺，即非小事，因思惟天下可信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固欲入見太后皇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固欲日日得入，伺候火劑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時令盡，不得中息，為欲內毒，恐我覺耶？耆婆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白象乘之？此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象，汝欲乘之，為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耆婆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王服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之，固欲乘此白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也。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耆婆煎鍊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皇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白象預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皇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約，一服而盡。耆婆便乘象徑歸其本國，適行三千里，耆婆年小，力勢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便止山間臥息。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大怒曰：小鼠子，以醍醐中我，我怪鼠子，所以求我白象，正欲以叛去耳。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為烏，唯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鼠來，生將以還。我自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能廉，貪於飲食，故名為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鼠為汝設食，慎莫食之。烏受勅便行，及之於山中。烏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言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

汝若欲走，今必殺汝，終不得脫。耆婆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象，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曰：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噉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烏見耆婆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矜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耆婆乃取一梨，齧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盃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此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木果，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饑渴，又聞耆婆歎為神藥，亦見耆婆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噉盡，飲餘水，即便下痢，痢如注水，蹙地而臥，起輒眩倒，不能復動。耆婆往語之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殺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固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瘥，若遂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耆婆則過墟聚，語伍長曰：此是大國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昇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若令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伍長承勅，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耆婆言，飲食其餘果水，為毒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日瘥。自知當死，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瘥。王自追念，悔遣烏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卿不

即將兒還，當我悲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罪不細也。即悔前後所枉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耆婆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耆婆。耆婆雖知王病已瘥，猶懷餘怖，不欲復往。耆婆復詣佛所，接足頂禮，白佛言：世尊，彼土遣使來喚，可往不？佛告耆婆：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復當治其內病。耆婆便隨使者去。王見耆婆而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內嫫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耆婆曰：我本為太子，雖是小國，亦有人民珍寶具足，不樂治國，故求為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嫫女、寶物，為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得愈，若重復聽我一願，內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耆婆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便為王說。佛之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烏臣白象迎佛，可得致不？耆婆曰：不用白象也。佛解一切，遙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遙請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飲食已畢，為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各各恭敬作禮而去。又奈女生，既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為大師。奈女常從五百弟子講受經術。

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謗議，呼為姪女。五百弟子皆號姪黨。又奈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曼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曼女者，生於須曼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竿須曼以為香膏。竿膏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石節之中，耿耿如螢火，光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曼。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曼。女長大，姪好，才明智慧。亞次奈女，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益長，如五斗瓶。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曰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曼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聘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豈宜當隨世人，乃復嫁耶？聞奈女聰明世無與等，又生與我同體，皆辭父母，往事奈女。求作弟子，明智博達，皆勝五百人。佛時遊維耶離國，奈女便將弟子五百，出城迎佛，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默然受之。奈女還歸，供具佛，進入城。國王又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佛明日到宮。佛言：奈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王曰：我為國王，至心請佛，必望哀許。奈女，但是姪女，日日將從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佛何為捨我而應其請？佛言：此女非姪，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奈女又常與須曼、波曇俱為姊妹。奈女最大，須曼次之，波曇最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共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

食及作衣服隨所乏無皆悉供之盡其壽命

三人常誓言願我後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

由胞胎遠離垢穢今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

雖供養比丘尼然其豪富家兒言語僑逸時

時或戲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日久必當欲

嫁也迫有我等供養檢押不得放恣情意耳

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日讀經行道而虛被誹

謗生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

歡喜今故會此果復相隨耆婆時為貧家作

子見奈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為

比丘尼掃除潔淨已輒發念言令我掃除

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奈女矜其貧窮又

加勤力常呼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常使耆

婆迎醫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是

福耆婆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為

大醫王常治一切人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

宿日因緣今故為奈女作子皆如其本願王

聞佛言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佛明日便與

諸比丘到奈女園具為說本願功德三女聞

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皆得阿羅漢

道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為四眾說莫令斷絕

一切眾生慎身口意勿生僑慢放逸奈女往

昔時調戲比丘尼故今被婬謗汝當修行身

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

誹謗墮於地獄餘報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為

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值惡王

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盡未來際常

五母子經

No. 525

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昔者有阿羅漢在山中奉行道業有一小兒
年始七歲大好道法辭母出家求作沙彌隨
大沙門於山中學道給師所須誦經行道時
無有懈至年八歲得慧眼能通視無極耳能
徹聽天上天下所為善惡皆聞知之身能飛
行所在至到能分一身及人自化無所不作
自知宿命所從來生及人民蚊行蠕動之類
所經歷善惡之道皆悉知之先世宿命為五
母子時便坐自笑其師問何等而笑沙彌答
言無所笑也師曰是山中亦無歌唱伎樂汝
笑嗤我耳沙彌答言不敢笑師但自笑耳我
一身為五母作子母皆為我晝夜啼哭感傷
愁毒不能自止常念子憂思未常忽忘我自
念一身而憂毒五家以是笑耳不敢笑師我
與第一母作子時竝隣亦復生子與我同日
而生其子出入行步我母見之便悲念我子
在者亦當出入行步如是愁毒淚下如雨悲
言念子我為第二母作子時我短命又早死
我母見人乳兒便念乳我悲哀涕泣言念我
子我為第三母作子時我年十歲復少死母
臨食悲哭泣淚言念我子在者亦當與我共
食捨我死去使我獨食哽咽言念我復為第
四母作子時我薄命先死我等輩娶婦我母
見之即念我子在者亦當為子娶婦言我何
負蒼天而殺我子復為第五母作子時我始
年七歲好道辭家捨母隨師入山求道得羅

漢道我母日日啼哭言我生一子隨師學道

不知所在飢飽寒溫不知生死不復相見愁

毒言念我子是五母適共一會各各言亡我

子相對啼哭不能相止是我一身一魄展轉

而與五母腹中作子固疑惑人而使眾悲哭

發狂但共念我一身耳各欲自殺是故笑耳

發念世間凡人不知死當有所至生皆共言

死耳凡人何能知死當有生作善自得其福

作惡得其殃不有所遺人在世間皆為惡業

無所畏難死後當入秦山地獄中苦痛極哉

後悔無所復及我厭世間勤苦故辭父母入

山精進求道今我目見畜生餓鬼地獄中代

之恐怖今被蒙佛恩得聞經法今我日夜憐

傷五母不能自脫反憂我所求願皆以得念

世間人展轉相生亦復相笑無有休息身皆

歸土魂當所作隨其善惡皆不能自拔斷其

恩愛能離貪欲可得度脫我以不復與生死

會我恨身以斷如人不種當泥洹道最樂長

復與勤苦為師說之已便飛去

佛說五母子經

五母子經

No. 525

吳優婆塞支謙譯

昔者有阿羅漢在山中奉行道禁有一小兒

年始七歲大好道棄家去作沙門隨師在山

中從師學法精進不懈年八歲便得四通一

者眼能徹視二者耳能徹聽三者能飛行變

①此經同17冊之經目750沙彌羅經。此句同下經之次頁上28行：我念是五母，不能得脫，反憂我故身，我所願者，皆已竟。所求願，前應有我字。較通順

先世宿命所更。為五母作子。時即還自笑。師問言。若何以笑。我是山間無倡樂歌舞。用何等故笑。沙彌言。我不敢笑。師自視我一身。有五母皆為我晝夜啼哭。感傷愁毒。常言念子未曾忽忘。我自念一身愁毒五家。用是故笑耳。不敢笑。師我為第一母作子時。比隣有與我同時生者。我死後。同日生者。出入行步。我母見之。便言。我子在者。亦當出入行步。如是即愁憂感痛念我。復為第二母作子。生不久復死。我母見人有乳養子者。便感痛念我。愁憂啼哭。我復為第三母作子。不久復死。我母臨飯淚出。念我言。子在者。當與我共飯。為那棄我死去。便愁憂念我。復為第四母作子。不久復死。我同時等輩。娉娶者。母即復念我言。子不死。今亦當復娶婦。復啼哭愁感。我復為第五。今見在母作子。捨家學道。母日啼哭言。我亡子不知所在。飢寒生死不復相見。愴悲痛念我。今五母共會。各言亡子。相對啼哭。我念一人魂神。為五母作子。令五母啼哭念我。我用是故笑耳。世間人不知有後世生。但言死耳。人作善自得其福。作惡自得其殃。人在世間喜怒自恣。無所畏惡。後苦痛不可言。入惡道中悔無所及。我厭世間故。去父母求道。我視地獄畜生。餓鬼貧窮。代其恐怖。我得師恩。受佛經戒。今以度脫。我念是五母不能得脫。反憂我故身。我所願者。皆已竟。世間人展轉相憂哭。無休止時。身但作土耳。魂神空去。隨其施行。不能自斷。拔其根株。便可得脫。但日積惡。是癡所為。我今不復與生死同伍。

如人不種。但當泥洹。泥洹快樂。為師說是語。前作禮已。便飛去。

佛說七女經

No. 556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拘留國。在分儒達樹園。與千羅漢俱。菩薩有五百人。及諸天龍鬼神。爾時拘留國中。有婆羅門名摩訶蜜。慳貪不信佛法。大豪富珍奇珠寶。牛馬田宅甚眾多。智慧無雙。為是國中作師。常有五百弟子。復為國王大臣所敬遇。是婆羅門有七女。大端正無比。點慧言語。從頭至足。皆著金銀白珠瓔珞。隨時被服。常與五百女人俱。意自貢高。恃怙端正。憍慢眾人。倚於富貴。謂呼有常。每與國中人民共說義理。常得其勝。爾時有迦羅越名曰分儒達。聞此女大好。便至婆羅門所。謂言。卿家中自呼是女端正。雖爾當遍將至國中示人。若有人呵此女者。卿當雇我五百兩金。若不呵者。我當雇卿五百兩金。如是募九十日。遍至國中。無有道此女醜者。爾時婆羅門即得五百兩金。分儒達告婆羅門。今佛近在祇樹園。佛知當來過去。今現在事。又復至誠終不妄言。當將往示佛。婆羅門言。大善。即與眷屬五百婆羅門。國中復有五百女人。俱相隨至佛所。佛時為無數千人說法。各各前為佛作禮。却坐一面。婆羅門前白佛言。瞿曇常遊諸國。寧見有好人端正如是。女者不。佛便

逆呵之。此女不好。皆醜。無有一好處。婆羅門問佛。是女一國中。人無有道。此女醜。今瞿曇何以獨道此女醜。婆羅門問佛言。世間人。以何為好。佛言。世間人。眼不貪色。耳不聽受惡聲。是則為好。鼻不嗅香。口不嘗味。是則為好。身不貪細滑。意不念惡。是則為好。手不盜取。人財物。口不說人惡。是則為好。不貢高綺語。知生所從來。死有所趣。是則為好。信布施後。當得其福。是則為好。信佛法。信比丘僧。是則為好。佛告婆羅門。顏色好不為好。身體好不為好。衣服好不為好。一言綺語不為好。心端意正。此乃為好。分儒達即自還得五百兩金。佛告婆羅門。昔者有城名波羅奈。從地底去。佛諸當來佛。皆於是上坐。爾時有國王名機惟尼。作優婆塞。大明經。為佛作精舍。王有女悉為優婆夷。明經智慧端正。無雙。身上皆著金銀琥珀珠寶。被服甚好。第一女字羞耽。第二女字須耽摩。第三女字比丘尼。第四女字比丘羅輜。第五女字沙門尼。第六女字沙門密。第七女字僧大薩耽。常以佛法齋戒。布施訖。竟。七女便相將至父王正殿。白言。我曹姊弟欲相隨到塚間遊觀。王言。塚間大可畏。但有死人骨髮形骸。狼藉支散在地。諸悲哀者。啼哭者。滿其間。有虎狼野獸。鷄梟主。噉死人肉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我宮中有園觀浴池。中有飛鳥。鴛鴦相隨而鳴。中有眾華。五色光目。芝草奇樹。眾果清涼。恣意所食。極可遊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七女即報言。大王。眾果美食。何益萬分。我見世間人。老時命日。

趣死。人生無有不死者。我曹非小兒。嘗為餘食所惑。王哀念我姊弟者。當聽我曹姊弟到城外觀死人。如是至三。王言大善。聽汝姊弟所為。爾時七女即與五百嫫女。嚴駕出宮門。七女即解頸下瓔珞散地。國中時有千餘人見之。隨後拾取珠寶歡喜。遂到城外塚間。大臭處不淨。但聞啼哭聲。諸嫫女及人民身體肅然。衣毛為豎。七女直前視諸死人。中有斷頭者。中有斷手足者。中有斷鼻耳者。中有已死者。或有未死者。中有梓棺者。有席中裹者。有繩縛者。家室啼哭皆欲令解脫。七女左右顧視。死人眾多。復有持死人從四面來者。飛鳥走獸共爭來食之。死人臃腫膿血流出。數萬億蟲從腹中出。臭處難可當。七女亦不覆鼻。直前繞之一匝。即自相與言。我曹姊弟身體不久皆當復爾。第一女言。寧可各作一偈。救死。人魂魄耶。六女皆言大善。第一女言。此人生時好香塗身。著新好衣。行步眾中。細目綺視。於人中作姿。則欲令人觀之。今死在地。日炙風飄。主作姿則者。今為所在。第二女言。雀在瓶中。覆蓋其口。不能出飛。今瓶已破。雀飛而去。第三女言。乘車而行。中道捨車去。車不能自前。主使車行者。今為所在。第四女言。譬如人乘船而行。眾人共載而渡水。得岸便繫船棄身體去。如棄船去。第五女言。有城完堅。中多人民。皆生長城中。今城更空。不見人民。為在何所。第六女言。人死臥地。衣被常好。從頭至足。無有缺減。今不能行。亦不能動搖。其人當今為在何所。第七女言。一身獨居。人

出去其舍。舍中空無有守者。今舍日壞敗。爾時第二忉利天王釋提桓因。坐即為動搖。聞七女說經。如伸臂頃。即從天上來下。讚七女言。所說大善。欲願得何等所願者。我能為汝得之。七女俱言。卿是釋天乎。梵天耶。不見卿來時。自然在我前。使我知之。即報言。諸女。我是釋提桓因。聞說善言好語。故來聽之。七女言。卿屬者。欲與我曹願。卿是第二忉利天上最尊。當為我等得之。我姊弟請說所願。第一女言。我願欲得無根無枝無葉之樹。於其中生。是我所願也。第二女言。我欲得地上無形之處。無陰陽之端。願欲於其中生。第三女言。人於深山中。大呼音響。四聞耳。不知所在。我願於其中生。釋提桓因報言。且止。我不能得。是願。諸女欲得作釋梵。四天王日月中尊。是則可得。今女所願。實我所不知。七女答言。卿是天上獨尊。有威神。何以不能得此願。卿譬如老牛不能挽車。亦復不能耕犁。無益於主。釋提桓因報言。我聞說經。故來聽之。非我所知。即便辭謝。七女默然無報。爾時空中有天言。今迦葉佛近在惟于陵聚中。何不往問迦葉佛。七女聞之大歡喜。即與五百嫫女隨來觀者。塚間喪亡悲哀啼哭者。復有五百人俱發意往。時迦葉佛為無數千人說法。悉各前為迦葉佛作禮。却坐一面。釋提桓因白佛言。我向者聞國王七女說經。故來聽之。七女便從我索。是願言。我欲得無根無枝無葉之樹。無形之處。無陰陽之端。深山大呼音響。四聞不知所在。我時不能報答。願佛為七女解說

其意。迦葉佛言。善哉發問。多所過度。是事羅漢辟支佛尚不能知此事。何況於故。是時迦葉佛便笑。五色光從口出。照滿佛剎。還繞身。從頂上入。侍者前長跪。問迦葉佛言。佛不妄笑。願聞其意。迦葉佛告薩波羅。汝見是女不。唯然已見。此國王七女。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來供養五百佛。已當復萬佛。却後十劫。悉當作佛。皆同一字。號名復多羅。賈剎土名首陀波。其佛壽三萬歲。是時人民被服飲食。譬如第二忉利天上所有。佛般泥洹後。經道留止。八千歲。乃盡。是佛時說法。當度七十五億萬人。令得菩薩及羅漢道。迦葉佛授七女別時。即踊躍歡喜。便住虛空中。離地二十丈。從上來下。悉化成男子。即得阿惟越致。五百嫫女及千五百天與人。見七女化成男。踊躍歡喜。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千人遠離塵垢。皆得法眼。佛告婆羅門。此國王七女富樂端正。豪貴。尚不恃身作綺好。所以者何。用念非常。是身不可久得。故一切世間人。但坐愚癡。故墮十二因緣。便有生死。人生若皆由因愛。從生致老。從老致病。從病致死。從死致啼哭。得苦痛。人生若皆從因愛。當自觀身。亦當觀他人身。坐起當念身中惡露涕唾寒熱臭處不淨。如是何等類身一壞。時還化作蟲。自食其肉。骨節支解。消為灰土。還自念我身死。亦當如是。不當恃身作綺好。當念非常。若人施行善。不自貢高。綺語者。死後皆生天上。若施行惡者。當入泥犁中。女人所以墮泥犁中多者何。但坐嫉妬

姿態多故。佛說是時，婆羅門女即踊躍歡喜，解身上珠寶用散佛上。佛威神令所散住虛空中，化作寶蓋，中有聲言：善哉如佛所言，無有異。佛爾時便感動放威神，於座上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刹土皆為大動，光明照十方。百歲枯樹皆生華菓，諸空溝澗皆自然有水。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婦女珠環皆自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瘖者得語，偃者得伸，拘躡者得愈，手足病者得愈，狂者得正，被毒者毒不為行，拘閉者悉得解脫。百鳥狸獸皆相和悲鳴，爾時拘留國中人民，無男無女皆大歡喜，和心相向若得禪，佛作是變化時，拘留國王捐珠踊躍歡喜，及百大臣婆羅門女，與其眷屬及五百婆羅門，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五百比丘得羅漢道，國中五百人悉須陀洹道。佛說是經已，菩薩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長者人民，諸天鬼神龍，皆大歡喜，前持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七女經

佛說龍施女經

No. 557 [No. 558]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維耶離奈氏樹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及五百眾菩薩。佛以晨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眾會皆從。諸天龍神香華伎樂倍於常時。佛到長者須福門外，須福有女名曰龍施，厥年十四，時在浴室澡浴，塗香著好衣，為佛眉間毫相之光照七重。

樓上，東向見佛在門外住，容貌端正如星，中有月，奇相眾好，金色從容，諸根寂定。女大歡喜，則自念言：今得見佛及眾弟子，當以發意作菩薩行願，令我得道如佛。魔見女發大意，心為不樂，念言：是女今興大福，及欲求佛，必過我界，多度人民。今我當往壞其道，意魔便下，化作女父形象被服，謂龍施言：今所念者大重，佛道難得，億百千劫勤勞不懈，然後乃成。今世幸有佛，不如求羅漢，既要易得，且俱度世，泥洹無異。何為貪佛久負勤苦？汝是我女，故語汝耳。龍施對曰：不如父言，羅漢與佛，雖俱度世，功德不同。佛智大度如十方空，度人無極。羅漢智少，若一時耳，何有高才樂於少者？魔復言：未曾聞女人得作轉輪聖王，況乃欲得作佛。佛道長久，不如求羅漢，早取泥洹。龍施報言：我亦聞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不得作帝釋，不得作梵王，不得作佛。我當精進轉此女身，竟受作男子身。蓋聞天下尊行菩薩道，億劫不懈者，後皆得作佛。魔見女意不轉，益用愁毒，更作急教言：作菩薩行者，當不貪於世間，不惜於壽命。今汝精進能從樓上自投於地者，後可得佛。龍施念言：今我見佛，乃自愛欲菩薩道，父有教以精進，棄身可得佛道。我何惜此危脆之命？女即於欄邊叉手向佛言：我今自歸天中之天，以一切慙念，知我所求，請棄軀命，不捨菩薩，以身施佛，願而散華，以便縱身自投樓下。於空中未及至地，女身則化成男子。時佛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一佛剎，還從頂入。賢者阿難前跪問言：佛不妄笑。

願聞其意。佛言：阿難，汝見此女，自投空中，化成男子，不對曰：見佛言：此女乃前世時，以事萬佛，後當供養恒沙如來，却至七億六千萬劫，當得作佛，號名龍盛，其壽一劫，般泥洹後，經道興盛，半劫乃滅。時佛說法當度九十七億萬人，令得菩薩及羅漢道。是時人民飲食當如第二忉利天上。於是龍施身住佛前，報父母言：願放捨我得作沙門。父母即聽，諸家親屬合五百人，及八百天神，見女人龍施化成男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魔王見眾人求佛更多，憂愁不樂，慚愧而歸。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龍施女經

佛說龍施菩薩本起經

No. 558 [No. 557]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維耶離奈氏樹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五菩薩，及無央數天人。時佛說經眾會皆定，龍施菩薩立於佛前，作師子吼，嗟歎大乘說前世行，積功累德，不惜身命，不計吾我，無所希求。白佛言：過去世時，有一般遮旬，在叢樹下精進行道，心無所著，常愍十方人及蠕動之類，行四等心，慈悲喜護，常食果蓏而飲泉水，不慕世榮，無所貪惜，得五神通，以自娛樂，何等為五？眼能徹視，耳能徹聽，身能飛行，了眾人根，自知本末，在其山中，誦習經義，晝夜不懈，時有毒蛇見般遮旬，晝夜誦經，心大歡悅，前詣般遮旬所，稽首作禮，取草用掃，含水灑地，供事道人，不敢懈。

慢常在左側聽經不離。般遮旬所說經。毒蛇輒悉諷誦。如是數月之中。轉向冬寒。樹木華果遂復欲盡。般遮旬心念言。冬寒以至。華果以盡。無所依怙。我今當還止於人間。便取衣鉢。即欲發去。毒蛇時見悲泣淚出。白道人言。欲何至乎。道人答曰。寒冷且至。亦無屋舍。華果復盡。無以自活。故相捨去。欲入郡國。毒蛇聞之。益甚悲哀。白道人言。道人在此。如依太山。晝夜樂法。其心不傾。今捨我去。無所恃怙。願見愍傷。我身可憐。道人答曰。吾有四大。常當衣食。以自住立。今此山中。亦無供具。雖有慈心。不能自在。毒蛇白曰。今此山中。樹木參天。泉水流行。百鳥嚶嚶。甚可娛樂。何為捨焉。唯願道人。勿見棄捐。今雖當去。欲從其後。奉侍道人。不敢住留。在此愁思。但有死憂。道人答曰。卿為毒蛇。眾人所憎。見者欲害。無有愛樂。或於道中。虎狼毒蟲。蜚鳥走獸。共害汝身。今實恨恨。無有己已。雖有是心。不得自在。願卿住此。思道念德。精進自守。忍諸困厄。若前強健。後年復會。道人悲泣收淚而去。毒蛇涕零。不能自止。貪見道人。無有極已。便即上樹。遙望道人。觀視若行。察其所避。道人不現。轉復上行。適復不現。上盡樹頭。遙望道人。遂遠不現。毒蛇益悲。自責悔言。身罪所致。失善道人。前世愚癡。多犯眾惡。姪姪瞋恚。閻冥放逸。懈怠無知。不奉精進。迷亂不止。其心不一。不值佛世。遠離正法。失大智慧。違遠至明。從苦入苦。離波羅蜜。墮於五道。蟲蛇蚤虱。今受蛇身為人所憎。皆是身過。不由他人。天上世間。

豪貴無常。何況我此含毒之身。展轉生死。譬如車輪。爾時毒蛇自說瑕惡。身意靜然。但還自責。今此危身。不足貪惜。不顧軀命。此無所著。便從樹上。自投於下。未及至地。墮樹岐間。身絕兩分。便即命過。生兜術天。得見光明。即自思惟。便識宿命。我在世時。身為毒蛇。奉侍道人行。正遠邪。精進不懈。伏惡心魔。視其身命。譬如土沙。知命非常。自投樹下。於彼壽終。來生此上。便於天上。從諸玉女。及與天子。各持香華。散毒蛇上。便自說言。今此蛇身。雖為毒惡。於我大厚。終不為薄。精進行法。心無所著。絕其壽命。得上為天。今故來下。欲報其恩。便復行詣。般遮旬所。稽首作禮。供養華香。嗟歎功德。皆共稱譽。今此道人。無有等侶。行大慈悲。無有親疎。教授一切。令離三塗。本為毒蛇。視如赤子。憂念一切。此功德大。欲報其恩。何時能達。適說是已。便還去上兜術天。皆從諸天人。行詣彌勒前。俱稽首作禮。其心悉等平。見彌勒歡喜。禮畢。住一面。彌勒為說法。皆得無從生。天上壽終。後來生於世間。長者須福家。作女意甚明。端名曰龍施。除去諸欲情。時佛來詣舍。眉間放光明。時女在浴室。志意用愕驚。便即上樓觀。見佛功德正。諸根悉寂定。三十二相。明。女心即歡喜。今逮得安寧。當供養佛法。便發菩提心。時魔聞知之。心中為愁思。此女發道意。盡我境界人。已下變為父。具說艱惱事。佛今現在世。功德甚尊特。菩薩多勤苦。羅漢疾易得。

時女即對曰。父言無義理。佛智譬虛空。羅漢如芥子。猶是以觀之。小道無高士。佛德如巨海。度人無極已。時魔謂女言。汝今何愚癡。菩薩甚勤苦。得道無有期。假使欲得佛。當不惜軀命。從樓自投地。乃知女妙英。精進無所著。可得無上正。時女住欄邊。向佛叉手言。我用一切故。願佛知我誠。便自投樓下。逮得無從生。變為男子形。阿難乃怖驚。叉手正衣服。白佛天中天。今我意甚怪。此為何等焉。一切皆愚癡。願佛現大明。時佛告阿難。汝見此女不。自投於虛空。轉作男子身。不獨今棄軀。前世亦復爾。已更事萬佛。精進無懈止。却後當來世。供養如恒沙。便當得作佛。號名曰龍上。在第一大會。度脫諸天人。其數難屢陳。譬之如浮雲。爾時佛治世。快樂無有極。飲食皆自然。譬如忉利天。於是龍施身。住立在佛前。報其父母言。聽我作沙門。父母即聽之。侍從五百人。及八百天神。皆發無上心。爾時魔愁毒。悔恨無所陳。龍施白佛言。願愍一切人。為斷十二海。除去諸苦辛。用眾愚癡故。多說大珍寶。時佛便講法。五百侍從人。皆得無從生。及八百諸天。得不起法忍。彼時龍施身。便住於佛前。自說過世行。求道甚苦勤。不用己身故。但為一切人。如來之功德。不可具說陳。爾時般遮旬。今則是世尊。其毒蛇之軀。今是龍施身。時五百玉女。今是五百人。

八百諸天子 共志無等倫 菩薩所示現
 猶為有所因 欲歎其功德 終無能盡焉
 彼龍施菩薩 作師子吼時 無數諸天人
 皆發無上真 一切皆歡喜 作禮於佛前
 佛說龍施菩薩本起經

佛說老女人經

No. 559 [Nos. 560, 561]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墮舍羅所止處名樂音時
 有八百比丘菩薩萬人俱時有貧窮老女人
 來到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願
 欲有所問佛言善哉當問老女人言生從何所
 來去至何所老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病從何所
 來去至何所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色痛痒
 思想生死識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眼耳鼻口
 身心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地水火風空從何所
 來去至何所佛言善哉問是大快生無所從來
 去亦無所至老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病無
 所從來去亦無所至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
 至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從來去亦無所
 至眼耳鼻口身心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地水
 火風空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諸法皆如是
 譬如兩木相揩火出還燒木木盡火便滅佛
 問老女人是火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老女人言
 因緣合便得火因緣離散火便滅佛言諸法
 亦如是因緣合乃成因緣離散即滅法亦無
 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目見色即是意意即是
 色二者俱空無所有成滅亦如是譬如鼓不

用一事成有皮有繇有人持桴打鼓鼓便有
 聲是聲亦空當來聲亦空過去聲亦空是聲
 亦不從皮亦不從繇亦不從桴從人手出合會
 諸物乃成鼓聲聲從空盡空萬物亦爾本淨
 無所有因作法法亦無所有譬如雲起陰霧
 便雨不從龍身出亦不從龍心出皆龍因緣
 所作乃致此雨諸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
 至譬如畫師先治壁板素便和調諸彩自在
 所作是畫不從壁板素出亦不從人手出隨
 意所作各各悉成生死亦如是各自隨所作行
 譬禍生泥犁天上人間亦爾有餘是者不著
 著便有老女人聞之大歡喜言蒙佛恩得法
 眼雖身羸老今得開解阿難政衣服長跪白
 佛言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聞佛言即開
 解佛告阿難是老女人者是我前世發意學
 道時母也阿難問佛言是母何以貧窮困苦
 乃爾佛言往昔拘留秦佛時我欲作沙門是
 母慈愛不肯聽我去我憂愁不食一日因是
 故五百世來生世間輒貧窮今壽盡當生阿
 彌陀佛國供養諸佛却後六十八億劫當作
 佛號波健其國名化華作佛時人所有被服
 飲食如忉利天上其國中人民皆壽一劫佛說
 經已老女人及阿難諸菩薩比丘僧諸鬼神
 龍天人阿須倫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老女人經

佛說老母女六英經

No. 560 [Nos. 559, 561]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佛為世尊功德巍巍愍念眾生為之傷悲時
 與弟子大士相追止處樂音廣有所開有一
 母人貧老偃偻長跪問佛五陰六衰會合我
 身悉為是誰來何所從去何所歸惟願世尊
 為我思惟佛言善哉宜識其幾諸法因緣識
 之者希譬如鑽火兩木相揩火不從鑽亦不
 從燧火出其間赫赫甚輝還燒其木木盡消
 微亦如搥鼓其音哀摧聲不從革亦不從搥
 諸法如是因緣相推亦如天雨風雲雷電合
 會作雨不獨龍威諸法如是文亦如是譬如
 畫師調和彩色因素加畫無形不即皆須緣
 合非獨一力母人聞經歡喜傾側即得法忍
 身不疲極阿難啟陳此何母人問佛諸法生
 死所從心開意解即得道真

佛語阿難聽我所言前過去佛名曰拘樓秦
 爾時此母是我之親我行學道戀閉我身憂
 思不食一日之間緣此恩愛五百世貧今我
 得佛萬福皆臻眾生無量清淨佛前過六十
 億劫當得作佛號薩婆國名多華劫名禮禪
 時人衣食如忉利天各壽一劫無有苦勤爾
 時母人天龍夜叉聞佛說法皆大歡喜八萬
 七千人皆得正真道意禮佛而去
 佛說老母女六英經

佛說老母經

No. 561 [Nos. 559, 560]

僧祐錄云闕譯人名今附宋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維耶羅國所止處名曰樂
 音時與八百比丘僧菩薩萬人俱時有貧窮

老母來到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願欲有所問。佛言：善哉善哉。當問。老母言：人生老病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色痛痒思想行識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眼耳鼻舌身心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地水火風空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言：人生老病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色痛痒思想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地水火風空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佛言：諸法亦如是。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便滅。佛問老母言：是火本從何所來，滅去至何所。老母報佛言：因緣合會便得火。因緣離散火即滅。佛言：諸法亦如是。因緣合會乃成，因緣離散即滅。諸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眼見好色即是意，意即是色。是二者俱空無所有。成滅亦如是。諸法譬如鼓不用一事成，有人持桴捶鼓，鼓便有聲。是鼓聲亦空。當來聲亦空。過去聲亦空。是聲亦不從木革桴人手持，合會諸物乃成鼓聲。聲從空盡空。諸所有萬物一切亦如是。我人壽命亦如是。本際皆淨無所有。從無所有因作法，法亦無所有。譬如雲起陰冥便雨，雨亦不從龍身出。亦不從龍心出。皆龍因緣所作。乃致是雨。諸法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畫師先治板素，却後調和眾彩。自在所作。是畫亦不從板素彩出。隨其意所為。悉成。生死亦如是。各各異類。地獄禽獸餓鬼天上世間亦爾。有解是慧者不著。著便有。老母聞佛言，大歡喜。即自說言：蒙天中天恩得法眼。雖身老羸，今得安隱。阿難

正衣服前長跪。白佛言：是老母聞佛言即解。何因緣智慧乃爾。佛言：大德巍巍。以是故而即解。是老母者。是我前世發菩薩意時。母阿難。白佛言：佛前世時。母何因困苦貧窮。如是佛言：乃昔拘樓秦佛時。我為菩薩道。意欲作沙門。母以恩愛故不聽我作沙門。我憂愁不食一日。以是故前後來生世間。五百世遭厄。如是。佛語阿難：是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中。供養諸佛。却後六十八億劫當得作佛。字扶波健。其國名化作。所有被服飲食如忉利天上。其國中人民皆壽一劫。佛說經已。老母及阿難等菩薩比丘僧。諸天龍鬼神阿須倫。皆大歡喜。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佛說老母經

佛說無垢賢女經

No. 562 [Nos. 563, 564]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諸菩薩大弟子學士學女。諸天人民阿須倫鬼神龍。無央數共會。時佛說經。爾時會中有長者梵志。名曰須檀。有婦名裨樓延。與九百七十五億婦人。俱叉手聽經。時裨樓延懷妊。是女在母胎中。形體盡具。亦於胎中叉手聽經。賢者阿那律。自以功德徹視之力。見此女子於胞胎中。叉手聽經。即自念言。想在會者目之所覩。未能探察無形之事。如我者也。則自僥倖光色愉悅。佛告阿那律。汝見何等心色。悅異。乃如是也。阿那律言。我以徹視見胎中

女。叉手聽經。是以熙怡用自慶耳。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譬如眾星比日月光。寧為等不。汝於聲聞所見第一。無逮汝者。如來所觀等見十方。飛鳥走獸地中諸虫。皆有懷妊。子於胎中。亦悉如汝一等聽經。時阿那律及諸會者。咸有疑意。佛放光明徹照無極。八方上下無所罣礙。令無數剎人物所有。譬如照鏡表裏相見。阿那律等仰視虛空。見飛鳥類停翼徘徊聽佛所說。胎中之卵未生。未孚。於鳥胎中亦復舒翅布翼聽經。俯視走獸四足之類。輟草止水。竦立聽經。胞胎所懷。亦於胎中。屈前兩足。一心聽經。虫蛇蚯蚓地生之類。靜身不搖。精意聽經。中有懷妊子未產生者。亦於胎中舉頭槃身。一心聽經。時阿那律承佛威神。以八種音問胎中女。鳥卵虫獸胎中之子。用何等故。叉手舒翼屈足槃身。一心聽經。時女之等。諸在胎者。答阿那律。我用一切生者之類。迷於五處不識正道。是故聽經。及用一切多姪怒癡生死不絕。是故聽經。用一切人不孝父母。不供事佛。及比丘僧。是故聽經。時阿那律聞其所說。長跪白佛。憶知世尊功德威神洞徹如此。我寧以身陷在地獄。受眾苦毒累劫無數。不取羅漢。所以者何。諸在胞胎未見身者。尚發大意念救一切。我今用身。以死畏故。為想識所縛。譬如死人無益生者。時女乃生。從右脇出。三千國土為大震動。有無數天止在虛空。雨於天華。作諸音樂。則有自然千葉蓮華。大如車輪。莖如琉璃。女坐其上。時諸天人飛鳥走獸虫蛇蚯蚓諸懷妊者。

亦皆出生，譬如王者征行之時，群官大小莫不隨從。於是天帝即持天衣，從上來下，以用與女。裸形可惡，取此衣著。忉利天子及諸王女，亦皆持衣與諸眾生。時女報言：「其有未脫欲泥洹，吾等不從有所受也。」卿為羅漢，我志菩薩。卿非我類，所願不同。天帝復言：「我以女身裸露可惡，是以持衣用相與耳。」女復報言：「於大乘法無男無女，我今當有自然衣來。」佛語天帝：「如是不為裝校女身，發菩薩心，自致相好，所現無限，乃為裝校菩薩身耳。」時舍利弗深怪此女變動，乃爾前白佛言：「此女從何國來，到是間乎？」誰當送衣？佛言：「是女從東南方，揀樓延法習佛所來，剎名閻浮檀國，去此十萬佛剎。女從本國來，欲見佛，自當有衣從本國來。」衣便自然在空中，來肅肅有聲。空中有音，則語女言：「可著此衣，當得五通。」又女本國盡得五通，女得衣著，便從華上下至佛所。女一舉足，天地即為六反震動。一切母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飛鳥虫獸莫不轉身即化為人。身衣天衣珠瓔服飾，女以頭面稽首佛足。三言南無三耶三佛，長跪白佛，願為一切諸來會者廣說經法，令得所願。佛隨其意，即為說經。

是時此女及九百七十五億母人，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不復質身，便立佛前，化成男子。各各脫瓔珞珠寶，用散佛上。佛之威神，令其所散自然變成珠寶，交露帳中。有七寶師子之座，上有坐佛舉手讚之。應時皆得阿惟越致，鳥獸虫蛇得為人者，亦復脫身珠瓔寶飾，以用散佛。帳中坐佛，令其所散合成寶帳，亦復如

前等無差特，則為達嚩，俱得七住。佛告女：菩薩無垢賢女，汝於胞胎為眾生作唱導，如來等正覺亦於五道為一切眾生作唱導。佛說經已，一切眾會皆大歡喜，稽首而退。

佛說腹中女聽經

No. 563 [Nos. 562, 564]

北凉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佛在羅閱祇，與諸菩薩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人，人民無央數共會。聽佛說經時，會中有迦羅婦懷妊在座。腹中子又手聽經，佛欲使眾會見之，便現大光明照迦羅婦。座中眾人皆見腹中女，又手聽經，如照鏡無有異。佛持八種聲問腹中女言：「汝又手聽經，何以故爾？」女用佛威神即答佛言：「以世間人皆行十惡，欲令行十善，是故又手聽經。又以世間人貪婬瞋恚愚癡，生死不絕，是故又手聽經。復用世間人不孝順父母，不供養沙門婆羅門道人，是故又手聽經。時女說是語竟，便生。譬如太子從右脇生地，為六反震動。虛空中有無央數天，自然有音樂聲，雨天眾華，有自然千葉蓮華，大如車輪，以寶作莖，狀如青琉璃。女即坐蓮華上。忉利天王釋持天衣，從虛空中來下，與女言：「裸形可取此衣著之。」女報言：「我不著此衣，汝欲莊校我耶？汝為羅漢，我為菩薩，汝非我輩，不與我同類。我自當有衣來。」佛語拘翼：「此不為莊校菩薩，發心為菩薩，自致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爾乃為

莊校菩薩耳。舍利弗白佛言：「此女為從何國來，當送衣也？」佛言：「此女從東南方佛剎來，其國名清淨，去此十萬佛剎。女從本剎來，欲見佛，自當有持衣來者。」本國衣便自然在虛空中來，肅肅有聲。女見衣來，便著之。當得五通。又女本國人盡得五通，女得衣著訖，便從蓮華上，下行至佛前。女一舉足，地為六反震動。便頭面著地，為佛作禮。三言南無佛，繞佛已訖，便長跪白佛：「今座中大有諸迦羅婦，願佛為說經，令得男子身。」佛言：「我亦不使汝作男子，亦不使汝作女人，皆自從身行得。佛言：有一事可疾得男子，何等為一？發心為菩薩道，是為一事。又女人身當內自觀，譬如機關骨節相柱，但筋皮上，女人常畏人，譬如鴉梟蛇，蚯蚓蟻，不敢晝日出，常畏人，譬如婢使，常與惡露臭處俱。雖是國王女，猶復畏人。女人眾惡亦復如是。時座中迦羅婦七十五人，聞佛說經歡喜踊躍，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我願發菩薩心，作男子，我不得男子身，終不起。時七十五迦羅越，從舍衛國來至佛所，見諸婦皆在佛前，便心念言：「失我曹婦已，便問舍利弗：「此女人悉是我曹婦，何為是問？」舍利弗答言：「欲作比丘尼，卿當聽不？」迦羅越答言：「若欲作比丘尼者，先使我曹作比丘僧。」舍利弗白佛言：「是七十五迦羅越，皆欲作比丘。佛呼善男子來，皆作比丘。頭髮自然墮，袈裟便著身，手持應器，皆前為佛作禮。時七十五婦各脫珠環，皆以散佛上，便自然虛空中，化作七十五交露珠瓔帳，帳中有七寶床，床

上有坐佛，邊有無央數菩薩聽經。七十五婦人見是變化，皆大歡喜，即用佛威神飛住虛空。虛空中自然有華雨散佛上，從虛空中來下，使得男子身。前白佛言：我願作比丘。佛語彌勒菩薩：將去授戒。彌勒菩薩即授戒作比丘。女自然有化華蓋七重，其莖如蓮華莖，即持與母言：佛是天上天下度人之師。母以華蓋上佛，是天上天下之師。蓋上之後，母亦當為天下之蓋。女語母言：今當發菩薩心。母答女言：我始懷汝時，於夢中常見佛及法比丘僧，無復貪婬瞋恚愚癡心，身體安隱，知我腹中子為是菩薩摩訶薩。以是令我安隱。爾時發菩薩心已，母得華蓋，便持上佛。地為六反震動。佛語舍利弗：四天下星宿尚可知數，是女前後所度父母不可知數。女言：一切人謂我是女，當作至誠行，便化作如八歲沙彌身。當佛說經及女變化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佛說經竟，皆大歡喜。

佛說腹中女聽經

佛說轉女身經

No. 564 [Nos. 562, 563]
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一千人俱。菩薩八千皆是眾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來在會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與百千眷屬俱來在會。爾時世尊四眾圍遶而為說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後語亦善，文義巧妙

具足顯說梵行之相。爾時會中有婆羅門名須達多，其妻淨日身懷女胎，在眾中坐。其懷女雖處胎中，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爾時尊者阿泥盧豆已得不增減明淨天眼，過於人眼，見淨日身中所懷之女，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爾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是淨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佛言：阿泥盧豆，我先明見此女在胎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眾生不信如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惱。爾時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悉令周遍。復以神力，令此眾會皆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爾時世尊出一切眾生樂聞之音，其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可適耳根，無過失聲，能令身心生歡樂聲，離諸煩亂。如淨月聲、美妙相續不斷絕聲，不麤強聲，善入人心，能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聲，如師子吼演法之聲。於百千萬億阿僧祇那由他劫，積集善根果報之聲。以如是等和雅音聲，而告女言：汝為何事而來聽受？欲有所問。佛威神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世尊，有諸眾生貪著我見，虛妄分別，從顛倒生，無有眾生起眾生相。無我計我，無命無人，無有長養，計命人長養。為如是等諸眾生故，欲有所問。復有眾生貪著我見，於一乘道不能解了，欲為開悟一乘道故。

復有眾生為無明有愛之所覆繫，不能解了明解脫法，欲令解了明解脫故。復有眾生為貪欲、瞋恚、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欲令修證三解脫故。復有眾生墮四顛倒，無常計常，苦謂為樂，無我見我，不淨見淨，欲為解說四諦法故。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復有眾生為五蓋所覆，不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復有眾生貪依六入，不證六通，欲為解說六通法故。復有眾生樂七識住，不能曉了七菩提分，欲為解說七覺法故。復有眾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聖道分，欲為解說聖道分故。復有眾生心懷九惱，不能得入九次第定，欲為解說諸禪解脫三摩提故。復有眾生住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足十善道故。復有眾生墮於邪聚，或不定聚，於無漏法便為非器，欲令曉了正聚法故。欲令眾生成就善根而自調伏，隨所願求而為說法。世尊，我今為如是等諸因緣故，向佛聽法，欲有所問。爾時一切眾會，歎未曾有而作是言：如來之法甚為希有。菩提薩埵雖處胎中，饒益眾生法言不廢。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見聞者，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此女以佛神力，猶如後邊身菩薩，從母右脇忽然化生。此女福慧因緣力故，令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眾天華，一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悅可人心。有百千葉，黃金為莖，白銀為葉，馬瑙為

鬚赤真珠臺。女在上立。身形猶如二三歲兒。顏貌端政甚可愛敬。皆從前世善果報生。爾時釋提桓因。持天衣瓔珞往詣其所。而語之言。善女。著此衣服瓔珞。莫裸形立。女報釋提桓因言。夫為菩薩。不以是衣服瓔珞而自莊嚴。所以者何。菩薩恒以菩提之心。以為衣服瓔珞。而自莊嚴。則勝一切世間天人莊嚴。

復次。憍尸迦。菩薩有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以大慈為一切眾生而作救護。大悲為本。勤行精進。度諸眾生。不捨成就一切眾生。常以慚愧莊嚴身口意業。一切物施。不望其報。持諸戒行。頭陀功德。終不違犯。住忍辱力。能忍難忍。以正方便。求勝善根。其心雖住禪無量等諸三昧中。終不求證。非時解脫。憍尸迦。是名菩薩十種衣服瓔珞。莊嚴於一切時。常不遠離。復次。憍尸迦。菩薩以相好嚴身。勝諸瓔珞。而此相好。從福慧生。何等福慧。所謂種種布施。愛重之物。能捨與他。於諸眾生。無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足。觀一切眾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欲證聲聞辟支佛乘。不名莊嚴。若住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驚怖悔恨。則非菩薩。莊嚴。所以者何。遠離菩薩莊嚴法故。爾時眾會聞說菩薩諸莊嚴法。有萬二千諸天及人。先種善根。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釋提桓因衣

服瓔珞。女白佛言。世尊。我不堪受。所以者何。共我志同。應同衣服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卑下。厭患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槃。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惟獨照已不及他人。如執草束。欲度江河。不能為人作淨福田。永離諸佛清淨智眼。不能曉了諸眾生根。世尊。我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集大法船。度未度者。求自然智轉于法輪。不於他人有所怖求。以如來智而自莊嚴。亦令一切悉得諸佛清淨智眼。世尊。我從彼國來生此間。欲見如來釋迦牟尼。禮拜供養。聽說法耳。彼佛世尊。自當與我衣服瓔珞。使我著之。爾時眾會諸天人等。皆作是念。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為在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說法教不。

爾時世尊。知此眾會心之所念。告舍利弗言。東南方去此世界。過三十六那由他佛土。有世界名淨住。佛號無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來生此間。欲成就眾生。亦欲禮拜供養於我。聽說法教。佛說是已。未久之間。彼無垢稱王。如來發愍念心。即以神力。送諸菩薩所著衣服。瓔珞莊嚴。來在女前。懸虛空中。又出聲言。善女。淨住世界。無垢稱王。如來遣此衣服瓔珞。與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通。汝亦應爾。其女爾時於虛空中。取衣服瓔珞。即便著之。須臾之間。衣服瓔珞。出妙光明。除如來光。其餘梵釋護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復現。其女

即時具五神通。下蓮華臺。行詣佛所。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前。已頭面禮足。遶佛七匝。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攝菩提增長之法。令諸菩薩於無上道。而不退轉。過諸魔行。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薩成就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捨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恒欲利益一切眾生。二者常當慈心。愍諸眾生。三者當以大悲度脫眾生。四者堅固精進。具足一切佛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分別諸法。多生信心。二者遠離聲聞辟支佛心。三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於憍慢。二者除自大心。三者敬重尊長。四者易可教誨。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來求者。不生恚恨。二者捨一切物。不求其報。三者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戒。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性和能忍。二者善護他意。三者自護己身。終不犯他。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堅固精進。二者明淨精進。三者不怯弱精進。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身強堪能。二者心強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益。四者同事。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處。二者

大悲無有厭倦。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隨法能行。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諸行無常。二者決定知陰是苦。三者定知諸法而無有我。四者定知涅槃是寂滅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利不憂。三者雖有名譽其心常等。四者雖聞惡名心亦不惱。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不輕他。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觀因。二者知果。三者離二邊見。四者覺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眾生。三者俱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行空不異。二者觀無相不沒。三者不分別無願。四者樂觀諸法無作。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證苦智。二者不證集智。三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道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深觀菩提。二者不謗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轉。四者於法不起諍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不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及餘煩惱亦復如是。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諸眾生心常平等。二者等觀眾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眾生皆悉平等。四者法及眾生亦悉平等。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顯己身。二者不下他人。三者不輕末學。四者於已學者愛敬如師。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遠離無益之言。二者恒求閑

靜。三者樂住阿蘭若處而無厭足。四者勤求阿蘭若諸功德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淨物知量。四者樂行頭陀。不貪上妙衣服飲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己。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眾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自心。二者外淨能護眾生。三者法淨行善之處。四者智淨能離憍慢。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我。二者去我所。三者除諸見。四者斷愛恚。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善權攝慧。二者慧攝善權。三者大悲攝一切施。四者精進攝一切道品之法。善女。菩薩成就如是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

言之。隨其以何善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爾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眾。是故此女名無垢光。當憶持之。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無垢光女言。汝從淨住世界無垢稱王佛所。受此女身來此間也。無垢光女答言。尊者舍利弗。彼佛世界無有女人。舍利弗言。汝今何故。以此女形來生此間。女即答言。我今不以男形女形。亦不以色受想行識來生此間。所以者何。尊者舍利弗。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為有男女陰界諸入差別相不。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不見差別。舍利弗言。汝於諸法見無差別。云何能成就眾生。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於諸法見差別者。是則不能成就眾生。若於諸法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眾生。舍利弗問女言。汝今為已成就幾所眾生。女答言。如尊者舍利弗所斷煩惱。舍利弗言。我所斷煩惱性無所有。女言。眾生之性亦無所有。舍利弗言。無性眾生何所成就。女言。煩惱無性復何所斷。舍利弗言。無分別故。是名為斷。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彼我。是亦名為成就眾生。舍利弗復問女言。云何名眾生成就。女答言。於諸有中不起染愛。是名眾生成就。舍利弗又問女言。汝於三乘。為以何乘成就眾生。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譬如空中等霆みぞれ甘雨。於上中

下種子苗稼藥草樹木皆令生長其雨頗有分別相不舍利弗言其水雖能生長苗稼而無分別如是舍利弗諸佛菩薩其所說法亦無分別隨諸眾生於三乘道善根熟者而調伏之舍利弗復問女言云何調伏其義云何時女答曰言調伏者能觀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調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願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調伏所以者何無我見者於諸煩惱不愛不起是名解脫女問舍利弗言尊者得解脫耶舍利弗言我得解脫女言誰縛汝者言得解脫舍利弗言無有縛者而得解脫而其本性是解脫相是故我言得解脫耳女言若其本性無縛無解是解脫相汝何故言我得解脫舍利弗言一切諸法皆解脫相是故我言我得解脫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諸法皆解脫相是則名為究竟解脫舍利弗言若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有異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羅漢舍利弗言以何緣故而作是說女言我亦遠離一切塵垢緣覺聲聞所有道品我悉知見而不願樂惟求佛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漏已盡舍利弗言頗有因緣而諸菩薩作羅漢耶女答言有舍利弗言以何緣有女言若有眾生先種善根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作是言我是阿羅漢為眾生說證羅漢法是名菩薩作羅漢也說此法時二百比丘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

丘白佛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之力爾時無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會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願樂欲聞修何善行得離女身速成男子能發無上菩提之心惟願世尊當為解說爾時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眾故告無垢光女言若女人成就一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一所謂深心求於菩提所以者何若有女人發菩提心則是大善人心大丈夫心大仙人心非下人心永離二乘狹劣之心能破外道異論之心於三世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身得成男子所有善根亦當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一復次女人成就二法能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二所謂除其慢心離於欺誑不作幻惑所有善根遠離女身速成男子悉以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一復次女人成就三法能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三一身業清淨持身三戒二口業清淨離口四過三意業清淨離於瞋恚邪見愚癡以此十善所生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二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四一不恚害二不瞋恨三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為四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五一樂求善法二尊重正法三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者敬如師長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五

復次女人成就六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六一常念佛願成佛身二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僧欲覆護僧四常念戒欲滿諸願五常念施欲捨一切諸煩惱垢六常念天欲滿天中之天一切種智是名為六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不事餘天惟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隨言能行六出言無過恒常質直七威儀具足是名為七復次女人成就八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八一不偏愛己男二不偏愛己女三不偏愛己夫四不專念衣服瓔珞五不貪著華飾塗香六不為美食因緣猶如羅刹殺生食之七不恪所施之物常追憶之而生歡喜八所行清淨常懷慚愧是名為八復次女人成就九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為九復次女人成就十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十一不自大二除憍慢三敬尊長四所言必實五無嫌恨六不僞言七不難教八不貪惜九不暴惡十不調戲是名為十復次善女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厭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子女人身過者所謂欲瞋癡心并餘煩惱重於男子又此身中有一百戶虫恒為苦患愁惱因緣是故女人煩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為不淨

①於所愛著之事物能憎而厭離之即不為愛所縛而造業於所憎能慈愛即於怨憎能起愛心怨親平等而於過去未來現在皆如是故言息九惱法

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厭離。又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為男女衣服飲食，家業所須之所苦惱，必除糞穢涕唾不淨，於九月中懷子在身，眾患非一。及其生時受大苦痛，命不自保。是故女人應生厭離女人之身。又復女人雖生在王宮，必當屬他，盡其形壽，猶如婢使隨逐大家，亦如弟子奉事於師。又為種種刀杖瓦石，手拳打擲，惡言罵辱。如是等苦不得自在。是故女人應於此身生厭離心。又此女身常被繫閉，猶如蛇鼠在深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為他所使，不得自在，執作甚多搗藥舂米，若炒若磨，大小豆麥，抽毳紡疊，如是種種苦役無量。是故女人應患此身，欲求永離。如是眾苦，當以此法教示餘人。常念如來所言誠實，讚歎出家，能報佛恩。當發此心，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不復貪求花鬘瓔珞遊戲園林衣服飲食嚴身之具。當觀自身及侍立眷屬，猶如機關木人，筋牽屈申舉下而已。此身虛偽，血肉所成，不久壞滅。此身如廁九孔流出種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身虛偽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主，從父母生，復以行業而嚴飾之。此身不淨，純盛臭穢。此身即是屎尿之器。不久棄捐，無可貪處。此身歸死，出息入息，必當斷故。此身無我，如草木瓦石。此身

無作者，從因緣生。此身是眾鳥狼狗野干之食，棄塚間故。此身是苦聚，四百四病之所困。故此身恒為風寒冷熱等分眾病之所壞散。恒以藥力得存立故。此身不知恩，以飲食養之，無止足故。此身無知，內無作者故。此身是後邊必當死故。是故女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厭離心，修行善法，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花果可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花果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垢穢女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當佛說此法時，會中五百比丘尼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作是言：我等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爾時會中有七十五諸居士婦，聞說此法，心大歡喜，即持身上所著瓔珞以散佛上。佛神力故，所散瓔珞即於空中當佛頂上，化成七十五四柱寶臺，端嚴殊妙，甚可愛樂。臺中悉有眾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與比丘僧菩薩大眾，前後圍遶，自然顯現。爾時諸居士婦見此神變，倍復歡喜，踊躍無量。前詣佛所，頭面禮足，右遶三匝，作如是言：世尊，我等所有善根，今悉合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得離女身，亦迴向無上菩提。世尊大悲，廣說女人受身過惡，悉如佛言，無不實者。我等今當勤修方便，永離如是諸惡過咎。從今已去，盡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以此善根，共一切眾生成等正覺。

爾時尊者舍利弗語諸居士婦言：姊妹能作如是大師子吼，甚為希有。然汝等夫為聽汝等修梵行，不應當問之。諸居士婦白尊者舍利弗言：若我等各問其夫，我從何處來生此間，從此間沒當生何處，雖為我夫而不能答，何用問為？尊者舍利弗，若問如來我等從何處沒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生何處，如來明見悉為我等分別說之。是故如來是我等父母，是我等所尊。是我等大師，是我等福田。是我等寶洲，歸依之處。今修梵行，何用問其夫為？從今已去，我等勤修方便，更不屬夫。如餘女人，所以者何？若能除貪欲瞋恚愚癡諸結縛者，終不更能患累其人。今我身心便是我夫。心修梵行，不亦快乎？又尊者舍利弗，若非我夫而作夫想，奪我命者，自守其心，淨修梵行，無悔恨也。爾時尊者舍利弗語諸居士婦言：當勤方便，離女人身。所以者何？女人之身，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居士婦白尊者舍利弗言：我等從今不復更起女人煩惱，即禮佛足而作是言：世尊，今於佛前頭面禮足，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佛言：諸姊妹，我常說言：或有女人能為男子勇猛之行。然諸姊妹，有十六法若能修行，隨所願求，皆得從意。何等十六？一戒清淨，二心清淨，三空清淨，四無願清淨，五無相清淨，六無作清淨，七知身業如影，八知口業如響，九知意業如幻，十知緣起法，十一離二邊見，十二善知因緣，十三觀法如幻，十四知法如夢，十五相法如炎，十六深心寂靜。當佛說此十六清淨法時，大地震動。佛之威神，七十五居士婦，其夫即時來詣佛所，各見其妻頂禮佛足，問尊者舍利弗言：

今我曹妻以何緣故頂禮佛足。舍利弗言。此諸姊妹。聞佛解說離女身法。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盡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今於佛前。頭面禮足。作是誓言。若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姊妹等。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者。於佛法中。貪得出家。先度我等。然後女人。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居士。於佛法中。欲得出家。願佛聽之。佛告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家。時諸居士白佛言。願為我等。出家。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袈裟著身。成就威儀。爾時諸居士。婦之威神。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女身。變成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無有男女相 幻師以幻術 於四衢道中 化作男女像 兵眾共鬪戰 皆共相侵害 其事非真實 我今觀生死 如幻無有異 如人於夢中 造作種種事 以其無真實 覺已無所見 諦觀於我見 惟是陰入界 無有真實體 但從顛倒生 譬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捉 法性同水月 其實無去來 亦如熱時炎 見有動搖相 或見是河池 而無有真實 諸法皆如炎 其性無所有 但從顛倒生 畢竟無有我 我本為女身 而從顛倒生 今觀男子身 皆空無所有 若有能知空 不應分別生 則於現法中

身證無罣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 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 所願便成就 爾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頂禮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以大悲心。為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之心。則為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為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三佛。陀。爾時轉女身諸菩薩等。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來比丘。出家之法。亦不欲於聲聞人邊。而得出家。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汝當為此諸善男子。如法出家。

彌勒菩薩白佛言。唯然世尊。當為出家。爾時無垢光女。詣其母所。白言。阿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為已報阿婆之恩。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丘僧。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我於是時。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菩薩。我於夢中。見於如來。身心歡樂。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爾時無垢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持至

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爾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爾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此女本是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眾生故。現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弗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若有眾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爾時無垢光女。前禮佛足。而作是言。一切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爾時尊者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至如此。甚為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大誓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眾生。甚為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至發一心之善。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說是法時。會中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

天雨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眾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眾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讀誦通利，為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珍寶滿閻浮提，施佛世尊，以其善根求離女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乾闥婆、阿修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禮奉行。佛說轉女身經。

順權方便經卷上

一名轉女菩薩

No. 5665 [No. 5661]

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

沙門法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眾俱。比丘五百，菩薩八千，一切大聖神通已達，已逮總持辯才無礙，獲無所畏，得不起忍，奉無數佛，殖眾德本，皆志大乘，至不退轉。弘無蓋哀救濟十方。其名曰空無菩薩、持土菩薩、持人菩薩、持祠

身菩薩、觀意菩薩、淨意菩薩、上意菩薩、信樂意菩薩、持意菩薩、增念意菩薩、喜見菩薩、善見菩薩、可意見菩薩、普利可見菩薩、彌勒菩薩、普及一切賢劫菩薩、咸來集會，悉共俱坐。爾時世尊在王舍城開化一國，國王大臣百官群僚，長者梵志，凡庶人民，僉共一心奉事，供養衣被，飲食醫藥床臥，一切所安，莫不欣然。於時賢者須菩提，明旦著衣持鉢，欲行分衛，未入城門，行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前白佛言：唯然大聖，我夜臥寐，夢中見已坐佛樹下，而見如來，稽首足下，還住一面，時佛以紫金色手摩我頂上，頌宣斯言而告於我：今日須菩提，當得逮聞古昔已來所未聞法，唯聖垂愍，敢說此意，是則何等先之瑞應？佛告須菩提：有法典名曰順權方便，諸族姓子及族姓女所宜奉行。以斯比像，先現瑞應，仁當逮聞，未曾有法。時須菩提前白佛言：我今欲入王舍大城，因行分衛。佛言：從意順時，無違道節，善哉行矣。

時須菩提見佛聽之，入城分衛，普行求食，尋到諸家，貴姓長者梵志，因入其舍，在門中庭，默然而住。時長者家有一女人，普莊嚴身，珠璣瓔珞，服栴檀香，以紫金寶文飾其體，端正姝好，威發晃昱，光澤第一，淨如蓮華。從其室出，問須菩提：賢者何緣住門中庭？須菩提報曰：姊欲知之，故來分衛。其女答曰：今須菩提，故復懷抱分衛想乎？斷思食耶？須菩提答曰：姊欲知之，食想已斷，又有是身父母遺體，在胞胎中，飲食養之，而至成長，習之來久，不可

離食。女又問曰：須菩提，賢者未斷生死眾行，故有終始愁感悲泣，不可意傷，不造證乎？須菩提答曰：已造證矣。身口心寂，又問賢者：為滅身乎？須菩提答曰：其滅度者，無有身也。法無所除，亦無道行。女又問曰：若使諸法皆無，滅除無所行者，賢者須菩提，云何捨身而分衛乎？安和成就也。須菩提答曰：其滅定者，當普觀之，休息興立，興立顯身，亦復非造。女又問曰：其滅定者，所在定行，則不滅度。答曰：滅定則無所生，亦無所滅。女又問曰：若無所生，無所滅者，云何賢者離身分衛，不以安和，須菩提答曰：如來聲聞行分衛時，為捨身耶？女又問曰：佛歎賢者，於聲聞中行空第一，空有處耶？須菩提答曰：然如姊來言。女又問曰：其所行空，豈往反乎？須菩提答曰：其行空者，無有往反。女又問曰：假使空行，無有往反，賢者何故周旋行來而分衛乎？須菩提答曰：雖行分衛，不貪養身，欲以休息，痛痒苦故，而行分衛也。女又問曰：賢者復有痛痒，懷惱眾難，厄乎？須菩提答曰：無痛痒，不懷眾難，又欲休息，飢虛痛痒，故行分衛。其女問曰：賢者今行不平等空業，所以者何？其行空者，不以痛痒而為苦患，一切三界無所有故。又行空者，不猗身心，不生念身心，亦無所染，無樂不樂，其行空者，悉無諸法，乃處閑居。女又問曰：賢者處在閑居，行空第一，以何等故名曰空閑？須菩提答曰：所以曰空，不以因緣捨欲眾塵，乃曰閑居。女又問曰：其行空者，捨貪欲乎？須菩提答曰：其行空者，不捨貪欲耶？女又問曰：云何捨

欲名曰行空。須菩提答曰。所可說者是假言辭。又問。賢者行空豈有辭乎。而仁說之。須菩提答曰。假託辭耳。賢聖聲聞本之言教也。女又問曰。咨嗟言辭。心存言辭。則墮顛倒。其墮顛倒。則處諍訟。其處諍訟。則非沙門。不應法義。須菩提問姊。何謂名曰沙門法義。其女答曰。無有言辭。乃沙門法。若無言辭。則無顛倒。無顛倒者。則無諍訟。無諍訟者。是沙門法。所致法者。永離二行。乃謂一法。謂沙門法。無想不想。永寂眾想。乃謂沙門。無為無散。遠離合散。超越邪迹。入平等道。謂沙門法。無有境土。離於分界。無為滅度。謂沙門法。以知止足。不貪道俗。永無所著。坦然無迹。謂沙門法。無著無縛。亦無有脫等。猶虛空。謂沙門法。亦無心念。除心意識。謂沙門法。常知節限。少欲少事。無所悵望。謂沙門法。消去貪欲。心無所慕。志若太山。不可傾動。謂沙門法。棄捨欲樂。心不虛渴。不好三界。謂沙門法。皆離分界。十方境土。越諸所作。無所起立。謂沙門法。捨五陰魔。及有形體。無有眾難。無有塵勞。謂沙門法。越度魔界。貪欲所消。心無所生。亦不馳逸。謂沙門法。以超死魔。而無所著。不懷妄想。謂沙門法。不慕天魔。心無所思。志等如地。謂沙門法。不著吾我。解一切空。寂然淡泊。謂沙門法。心無所猗。以無想行。而不增損。謂沙門法。以捨妄想。心無所願。不有取捨。謂沙門法。遊在三界。而無所行。決眾疑網。謂沙門法。消眾入無。無有諸衰。陰蓋永滅。謂沙門法。捨于調戲。不存放逸。降伏其心。謂沙門法。不抱瞋恚。心不

懷恨寂寞。定意。謂沙門法。無有飢渴。不存虛乏。心無合會。謂沙門法。無有二行。已捨二業。而等同像。不高不卑。不舉不下。謂沙門法。以棄兩事。行無所著。無所罣礙。謂沙門法。斷除俗業。却眾陰蔽。不貪四大。謂沙門法。分別五陰。諸種本末。無有諸入。謂沙門法。頌宣一切十方法界。無有境土。謂沙門法。曉了諸入。自然如化。本無處所。謂沙門法。自然如空。而暢無為。不好有為。謂沙門法。永以棄去。一切諸數。無有取捨。謂沙門法。自於己利。而知止足。不有諍訟。謂沙門法。和心一切。顯現眾生等。行忍辱。謂沙門法。無所亡失。心不忘捨。逮得解脫。謂沙門法。心已解脫。而無所怙。坦然寂寞。謂沙門法。猶若虛空。不可譬喻。等無有侶。謂沙門法。女說於是。行沙門法時。諸天子等。集會門庭。四十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天子。舉聲歎曰。篤信微妙。聞於上法。至心和雅。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見諦品第一

爾時賢者須菩提。而口歎曰。至未曾有。是姊辯才。慧明巍巍。所頌宣法音聲和雅。必佛威神。將是如來所化。不疑。於時。彼女知須菩提。心念本末。報須菩提。如今賢者所識察之。其沙門法。離於分界。無有境土。無著無縛。亦無所脫。心自念言。必如來化。誠如所云。今吾觀身如來所化。現作女像。悉了本無。所以者何。如來至真解暢。本無。吾身本無。等無有異。由是之故。如來所化。如來色本無。我色本無。無二亦復然矣。以是之故。如來所化。痛痒行識。皆為本無。五陰本同。自然無際。悉為本無。以是之故。如來所化。如來本無。一切眾生。其元本無。諸聖本無。吾身本無。等無有異。以故名曰。如來所化。如來本無。一切諸法。亦復本無。一切道義。亦復本無。身亦復本無。身同然。以是之故。如來所化。如來本無。無悉無所生。無有處所。如來本無。悉無所生。亦無所滅。吾身本無。不起不滅。以是之故。如來所化。如來本無。空一切如幻。吾身本無。本無同然。本空不起不滅。以是之故。如來所化。如來所化。一切本無。一切眾生。本無處所。諸法本無。其本審諦。真實本無。等無有異。悉虛無形。又須菩提。舉要言之。一切諸法。皆住本無。吾以是故。如來所化。時須菩提。問其女言。云何。今姊以佛聖威。知我心念。為以己明見之耶。其女答曰。今須菩提。能知他人眾生心。所念乎。聲聞緣覺。諸菩薩眾。五通仙人。外學異法。皆佛威神。而有所知。所以者何。一切應時。從佛受教。如今尊者。須菩提。知於他人眾生心念。以是之故。亦佛威神。而能知之。猶如天下一切眾生。因以日月大炬燈火。十方眾焰。諸有光明緣。觀諸色。如是。須菩提。諸佛弟子。見眾生心。照以聖慧。消愚癡冥。使逮道明。皆佛威神。於時賢者須菩提。謂其女曰。唯為我說。今女為誰。從何而來。乃有此辯。女答。須菩提。假使有人。問如來化。今汝為誰。從何而來。於時。化佛。以何發遣。須菩提。答曰。無所發遣。其女答曰。如是。須菩提。其化自然。解諸法相。一切如是。亦無所知。女又問曰。今問仁者。為有學業。為是凡

夫是羅漢乎。若作是問以何答之。須菩提答曰。吾非學業亦非凡夫亦非羅漢。其女問曰。今須菩提以心相猜而答我耶。報曰。如是。須菩提曰。女何報我。女曰。若深山中間所呼聲乎。以用心意而相答耶。答曰。不也。響因虛空而有其音。女曰。如須菩提。豈可逮致乎。緣其法行得入道耶。因立證明成就道德而可處當也。音聲本無。吾我言辭亦復如是。悉亦本無。時虛空中自然有音。歎於此辭。女說是言。令須菩提遙聞虛空自然之音。宣揚答曰。向者仁言。吾非學業亦非凡夫亦非羅漢。行得執持何法。諸漏已盡至於等持。以致羅漢耶。須菩提答曰。若如來化行得處所。我執持行其宜若斯。其女答曰。仁須菩提非羅漢乎。諸漏不盡耶。佛歎仁者。諸聲聞中行空第一。須菩提答曰。吾非羅漢諸漏不盡。亦不行空不歎第一。女又問。賢者心樂堪任。云何自誤而竊妄語。須菩提答曰。假使我見智達諸法。已得羅漢眾漏已盡。世尊歎詠行空第一。爾乃我墮妄語兩舌。我不知法不觀所在。以是之故不為妄言。所言至誠。女又問曰。仁者須菩提。此諸天子其見諦者。來會門下聽受經法。謂仁不實。須菩提答曰。其見諦者。諸天世人莫能欺者。女又問曰。賢者若有所見為不至誠。須菩提問曰。其有所見為不諦乎。女曰。其觀誠諦不可見也。女又問曰。耆年須菩提能見真諦乎。須菩提答曰。假如女言。我悉不見欺詐之業。況復覩見至誠諦耶。所以者何。一切皆空。於時須菩提謂其女曰。所言至誠為

何謂耶。女答曰。唯須菩提。所云至誠於一切法悉無所生。其見誠者則觀顛倒。須菩提問女。為誰說斯如是言教。其女答曰。唯須菩提。處在顛倒不起塵勞不起見諦。乃為真諦。以觀在倒不見真諦。時諸天子會在門下者。觀其女身微妙之業。則稽首女。禮須菩提。口宣斯言。聞須菩提親觀此女。聽其辯才。各自歎曰。為得善利無極之慶。若聞是教。篤信愛樂。亦復難遇。況復好喜而奉行。德不可量。女復謂須菩提。猶如斯地無所不忍。淨與不淨。香潔臭穢。不以增損。若有行者修平等心。悉忍苦樂。不以進退。猶如淨水無所不洗。淨不淨物。不以憎愛。行者如是。心猶若水。洗除眾惡。三垢之穢。在於善惡不用增損。猶如火然。在所燒盡無所去就。行者如是。消除禍福。若遭二難等無增損。猶如風起在所而飄。不有愛惡。行者如是。若遇苦樂。賢愚淨穢。不以增損。猶如喻空。靡所不忍。空不念是忍與不忍。行者如是。心平如空。無有增損。所值善惡。不以喜怒。猶如橋船。一切眾人。王者小人。貧富尊卑。皆由之度。無所分別。行等心者。亦復如是。志若橋船。無有瞋喜怨友。無二。明智賢士。於忍凡夫。聖慧坦然。心不有二。所以者何。若須菩提。發起瞋恚厭恨之心。同於學士。皆當忍之。不當怒報也。令不瞋恨。猶如火熾。尋時滅之。不當使盛。如是須菩提。若貪欲興塵勞。然熾制伏其心。令不馳逸。乃逮正定。爾時賢者須菩提問其女曰。汝何志求。而乃如是。師子吼乎。其女答曰。若有志求。未曾能

暢師子吼也。其無志求。乃師子吼。所以者何。有所求者。則墮顛倒。以墮顛倒。無師子吼。有所志求。便為貪身。輒墮諸見。無師子吼。又賢者問。女何志求。而乃是師子吼乎。賢者何求。漏盡意解。須菩提答女。姊欲知之。不用志求。而致解脫。女又答曰。耆年本時無所志求。致得漏盡意解乎。吾亦如是。逮無所逮。其法界者。行無所獲。須菩提曰。如今觀女。必志大乘。終無疑也。以是之故。大師子吼。舉動進止。言談以類大乘之學。女又問曰。豈能識別大乘行迹。舉動進止。為何等類。須菩提答女曰。聲聞雖聽不能頒宣。大乘所觀。唯女堪任。敷演大乘。所行深妙。廣為分別。女曰。賢者。其大乘者。無所罣礙。慧無陰蓋。其明無二。此之謂也。猶日月前健行。諸天自恣。無礙無能蔽者。住於虛空而飄疾行。所遊天下。周遍四域。照闍浮利。眾生蒙明。莫不被荷。大乘如是。正士廣學。無所罣礙。無能蔽者。其心等住。住無所住。其心奉行六度。無極。顯示十方一切法明。故曰大乘。猶轉輪王所遊行處。輒居四域。菩薩大士。至若千種眾生類中。在眾邪行等修慈心。其大正士如是。所至到處。常能獨步。沙門梵志。諸天人民。郡國縣邑。州域大邦。利益眾生。菩薩常行四恩之業。救攝一切修若干敬。故曰大乘。諸天龍神。捷沓。愁阿。須輪。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釋。梵。四。天。明。智。賢。聖。正。士。聰。達。以。諸。平。等。正。行。之。原。逮。成。真。諦。所。見。奉。敬。故。曰。大。乘。其。大。乘。者。唯。須。菩。提。而。不。可。盡。悉。無。所。生。不。斷。佛。教。三。寶。之。訓。諮。受。佛。慧。道。

法之業。奉順聖眾。以大慧明勸化眾生。善具弘妙無雜碎行。所作真正解暢備悉。六度無極。以四恩行救攝危厄。寂然庠序修八正道。意止意斷。奉無極慈修無蓋哀。堅住大道。於一切智永棄畏難降伏。眾魔捨諸闇昧。顯智慧明。富眾德本。諸行具足。諸天人民阿須倫所見歸命。眾魔外學莫不降伏。一切聲聞諸緣覺等。莫能當者。化眾不信。令篤樂法。慈悲愍念。諸懷瞋害。以布施攝慳貪。以持戒攝犯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一心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以財寶攝貧窮。以安和攝苦患。以歡悅從明智。故曰大乘。

分衛品第三

於時賢者須菩提問其女曰。快歎大乘。頒宣行業。瑞應本末。其女答曰。正使我身一劫過劫。咨嗟大乘。不能究暢。得其邊崖。如大乘業不可限量。其德至淳。功勳名稱。不可得計。又須菩提謂其女曰。姊問我言。賢者何故而行分衛。如來至真亦行分衛。從如來緣奉不違命。其女答曰。唯須菩提。能知諸佛善權方便。欲開化眾。故行分衛。須菩提問女。女亦堪任。諸佛若干行隨時之義。吾身不能唯說其意。修權方便。行分衛乎。女復報曰。賢者復聽。如來至真。以二十事觀察法儀而行分衛。何謂二十。一曰。現己身色形像微妙端正。二曰。順從如來分衛學法。三曰。若有眾生欲習嚴佛法。備悉身相種好。六曰。令發無上正真道意。七曰。念於如來而行分衛。如法效之。八曰。若

如來入郡國縣邑。郡國縣邑普得安隱。九曰。盲者得目。悉覩諸色。十曰。聾者得聽。別若干音。十一曰。心亂迷惑者。伏定其意。十二曰。若裸形者。得自然衣。十三曰。飢得食糧。十四曰。渴得水漿。十五曰。病者得愈。十六曰。無怒無癡。十七曰。無貪無嫉。十八曰。不恨不恚。亦無自大。十九曰。心不懷惱。普愍眾生。二十曰。念無央數眾生之類。如身父母。是謂二十。若使如來入郡國縣邑。坵聚行分衛者。令諸眾生有所見聞。發無上正真道心。又須菩提。世尊大哀。來化眾生。無數眾苦。悉至三界。隨時救護。如來現義。因得自在。故行分衛。唯須菩提。如來所入郡國縣邑。行分衛時。無數諸天龍神。捷沓。愁何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釋梵四王。皆隨侍之。奉事供養。承佛威神。皆發道心。又須菩提。諸天龍神。釋梵四王。供養如來。見如來身。道明無邊。寂然庠序。心自念言。至未曾有。如來至真。所宣正典。我等諮受。所奉經法。愛樂自歸。如來至真。發大道心。以是之故。而行分衛。唯須菩提。如來分衛。無數眾人。慕官貪士。好財志豪。求端正色。欲多眷屬。見佛世尊。捨轉輪王出家為道。心自念言。觀佛大哀。詣貧賈家。而行分衛。棄世榮祿。發無上正真道意。故行分衛。唯須菩提。諸大尊神。天子梵天。承佛威神。觀見如來。心自念言。如來常充未曾飢渴。用愍眾生。故與眷屬而行分衛。我等慕樂。夙夜精進。成至正覺。與眷屬俱而行分衛。作是念。已發大道意。唯須菩提。若懈怠眾。懶惰不勤。見於如來入郡國縣邑。

州域大邦。心中歡悅。稽首自歸。發平等心。慕最正覺。唯須菩提。見諸佛尊。終不虛妄。眾人覩聞其音響者。一發意。頃以為道本。因是究竟。得至滅度。以故如來而行分衛。唯須菩提。如來入郡國縣邑。諸在繫縛。閉在牢獄。而得解脫。眾生若聞如來名號。承其聖旨。自然得解。欲報慈恩。發無上正真道意。以是之故。而現分衛。唯須菩提。族姓子族姓女。若聞如來功勳之德。歎詠名稱。適承其號。奉上如來。齋饋異味。衣被床臥。及他異供。敬護父母兄弟。姊妹夫婦子孫。若無因緣。不得故往。奉見如來。以故如來入於郡國縣邑。而行分衛。心懷踊躍。貢上供養。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唯須菩提。其四天王。奉如來鉢。若貧窮眾。少於財寶。欲廣施者。見如來鉢。自然而滿。大財富者。欲廣施者。見如來鉢。空因供施佛。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以故如來現行分衛。唯須菩提。假使如來取若干。齋悉齊合著。百千億鉢。還著一鉢。不令雜錯。各如本故。無數諸天龍神。捷沓。愁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觀於如來。變化示現。得未曾有。善心生矣。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以是之故。而行分衛。唯須菩提。如來身者。金剛之數。無量福會。如來身者。無有生藏。及與熟藏。亦無不淨大小之便。不用飢渴而行分衛。現有所食。不覩所入。而見如來。顯明大慧真正之法。皆發道意。又須菩提。若有眾生。施如來食。多少。麁細甘美不好。所貢上齋。在於如來。所種德本。所立福祐。不可限量。無有邊際。況復廣施。受天人福。眾祐不盡。

至得滅度。以是之故而行分衛。又須菩提。如來一定三昧正受。無數神尊諸天子等。眾梵天王色行天子。見於如來而行分衛。不捨三昧。心自念言。今佛愍哀眾生之故而行乞食。不用飢乏。諸天人民。觀斯義利。皆發道意。以故如來現行分衛。又須菩提。如來常懷賢聖。自在而行分衛。無有貪嫉。亦不飲食。為諸信者。頒宣經道。令出家學化族姓子女。故行分衛。未曾飲食。其飢饉者。不能自致。至於道德。欲令此等所願具足。故顯分衛。又須菩提。如來執懷賢聖。自行分衛。救諸不賢。濟眾罪礙。使無所著。令興大道。至無極慧。又須菩提。如來愍念將來之世。邊地諸國。故行分衛。得無後世不信道法。長者梵志。心自念言。此等聖師不行分衛。弟子何故橫行乞食。見諸比丘及比丘尼。懷恚不喜。由是之故。佛現分衛。心自念言。佛無上尊。愍眾分衛。弟子法之。因供咨嗟。手自斟酌。施與比丘。此等學士。承佛至教。而行分衛。見之欣然。供養一切比丘比丘尼。以故如來而現分衛。又須菩提。諸王帝太子長者。梵志大臣百官諸子。見於如來。無上正真。不乞食者。若有眾人。信樂道法。棄家行學。而作沙門。恥於分衛。我等家門。姓貴豪尊。出為沙門。反從庶民。貧家下劣。乞分衛乎。以故如來現行分衛。心自念言。如來大德。猶如虛空。愍行分衛。況我等乎。念此不慚。哀諸下劣。樂行分衛。又須菩提。如來普隨世間習俗。而勸化之。因其勸樂。各從眾生。應受化律。而授道教。如來各隨而建立之。緣其方便。未曾

飢虛。無有眾患。飢渴之難。不以羸劣。無有慳嫉。無有眾惡。決諸疑網。如是須菩提。如來以此無量方便。欲救眾生。故行分衛。度眾闇塞。使見道明。女謂須菩提。賢者。寧能以是隨時方便。用斯大哀。如此眾祐。建修清淨行分衛乎。須菩提答曰。姊。我不堪任。猶如一切野狐。狸兔。眾鹿。小蟲。不能當任。師子。獸王。不能獨步。而現其前。師子。吼也。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之乘。不任如來。威神禮節。善權方便。普安一切大慈大哀。女說此善權方便。如來大哀時。其女父母長者。家中大小及餘長者。來入舍中。聞所說處。二萬八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順權方便經卷上

順權方便經卷下

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

假號品第四

於是須菩提謂女言。姊。寧出門有夫婿乎。其女答曰。賢者。唯聽我夫非一。所以者何。假使眾生好樂。勤修放逸。自恣。亦能奉順善權方便。斯等眾生。皆我夫主。須菩提問。姊。何謂好樂。順權方便。其女答曰。唯須菩提。或有眾生。先以一切欲樂之樂。而娛樂之。然後乃勸化以大道。若以眾生。因其愛欲。而受律者。輒授愛欲悅樂之事。從是已去。現其離別。善權方便。隨時而化。須菩提問。姊。如來從始。以何好樂。隨其時宜。不違法教。須菩提謂女曰。如來至真。未曾教人。隨愛欲也。其女答曰。賢者不

聞乎。如來法教。若有比丘。隨心所好。衣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慈心之種。乞諸家。所到居業。與其同等。志所慕樂。和上教師。追學務訓。因化入道。須菩提報曰。唯然。如姊。今者來言。女曰。以是之故。賢者當了。如來聽之。隨其時宜。不違所樂。以斯善權。而濟度之。須菩提問。女。眾生之類。以何善權。樂隨類教。其女答曰。可數三千世界。所有星宿。我所開化。隨欲所度。眾生之限。使發無上正真道意。不可稱計。須菩提問。姊。以何方便。令人歡樂。其女答曰。或有眾生。樂于梵天。我修梵行。隨無量禪。欣然。志安。從樂授之。然後乃化。勸佛大道。或慕帝釋。現天帝位。甚可愛樂。示斯自在。無常之法。因而勸化。發大道意。或有眾生。慕好諸天。龍神。捷沓。悉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眠。勒。我悉示之。斯位所樂。然後現變。皆虛不實。勸化各使。發大道意。或有慕樂。轉輪王位。或有慕樂。大臣百官。州牧郡守。令長四征。公卿君子。梵志。工師。細民。或有好樂。於色。聲。香味。細滑法。或樂華香。安息。塗香。衣服。幡蓋。大幢。或好金銀。明月。真珠。水精。琉璃。磚。磑。碼。碯。白。玉。珍琦。如是所樂。不可計量。若干品業。或有好樂。鼓舞。歌戲。姪。樂。悲聲。若干種伎。我則隨意。取令充飽。各得所願。然後爾乃勸發。道意。度脫眾生。隨上中下。各使得所。須菩提問。女曰。姊。當知之。欲得求習於賢聖道。則為陰蓋。無所求法。乃無所闍。一人得入。隨受律化。離于因緣。得未曾有。所作甚難。菩薩大士。所為無量。乃以是法。造無上業。為眾生。故彼以斯法

周化眾生得順法律我代欣慶

時有二尊者子俱來會彼門前中庭聽所演法見其女姊宣說宿本所可樂行順權方便所開化眾勸於無上正真之道時二童子謂尊者須菩提仁者勿以己身之智度他人慧於須菩提所趣云何螢火之光寧能照己身掌乎除其冥耶須菩提答曰族姓子其螢火光明不足名這可照掌耶如是須菩提學聲聞乘族姓女族姓子德薄智劣光耀功勳智慧明樂一思不遠得致寂滅猶如劫燒其恒河水泉源諸流寧能滅乎須菩提曰正使一切百千巨億大海江河眾水不能消滅劫燒盛火況復江水大河流乎其女答曰如是須菩提諸菩薩眾智慧光明不可限量功德威耀而不可計假使菩薩江河沙劫以五所欲而自娛樂不可盡極菩薩智慧光明功德威耀迴邈巍巍無量猶如須菩提貧賤之士得疾甚困醫來治之應病與藥從其輕重莫不除愈其藥易得薄德之士獨自遭苦因而得安所以者何用財不豐如是須菩提諸聲聞乘行止之德少欲無貪處在閑居去於慳嫉所知甚少墮一切惱爾乃得致漏盡意解當作是觀唯須菩提如貧賤士得見療治因而得愈謂聲聞乘之解脫也猶大國王頂有威相而得疾病醫來療之以帝王藥應病療治其藥色妙香美向面面愈頂頤悉安身無眾患諸味具足帝王財寶華香雜香擡香熏身以眾伎樂自然為鳴帝王將無恐懼以用懷憂答曰不也若干品藥常服治病以眾伎樂而自娛

樂并娛一切至使疾病除愈永安如是須菩提或有菩薩以所娛樂善權方便好於一切道法之樂而自娛樂己心修行皆以一切普安道乘逮至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唯須菩提以是之故如醫療治病菩薩如是現智慧時而開化之又須菩提以五所欲用本無故而無所住其在是忍能自曉了我何所造以五所樂無有福祚橫為功勳不可逮致悉無所有斯一切智逮無所得亦無名勳若斯忍己身達想何謂有道何謂無道五陰空寂然亦空以逮忍者則無所欲患厭已欲悉無所樂無所求習乃曰志道五陰犇逸不能定意是則無道於是尊者須菩提問二尊者子今此女人與仁何親二尊者子俱共叉手說斯頌曰是我之父母 斯慈施弘安 此家室親厚亦無上世尊 以是威德故 而致諸功勳如是合集行 緣脫無數苦 頌宣此經法普具眾行業 施吾道慧樂 心行於空無因敷演經法 悉周遍精進 加我等法樂訓誨于空行 棄捨於家居 猶火燒骨體以用斯方便 損裂眾結網 為虵蛇所嚙滅除眾毒害 其貪欲如是 恩愛之所傷如人火所災 有來救火厄 塵勞熱若斯能脫婬欲難 曉了諸法義 而消大恐畏以斷此諸難 明智所解脫 吾不慕貪欲以義解智慧 諸義無有義 所謂世間欲爾時賢者須菩提問其女曰姊以何所善權方便而不棄捨一切眾生隨時之宜悉開化之又有仁者當曉此意女人在世多慕欲樂

而不以厭踰於男子女人情興好於欲樂以故菩薩行權方便而導引之故現女像因教誨之男子之身不可現入貴人婬女須菩提問今姊何故女人之像化眾女人乎於彼世時轉女菩薩現女人像須臾一時由十二年現其像貌為尊者子清淨衣被著男子服問須菩提仁為凡夫學從致乎須菩提答曰吾非學也亦非凡夫其女報曰如是如是唯須菩提我無所持時尊者子念須菩提若斯成就深妙智慧菩薩之業修平等行以是相問時族姓子知須菩提心之所念謂須菩提我以斯問唯須菩提云何漏盡分別部居意之所歸須菩提答曰吾非漏盡女又問曰何謂其漏不盡去來今現在過去已盡當來未至現在無住諸未來盡不可得是亦無盡又現在者已歸於盡而無所住亦不可盡須菩提答曰唯族姓子我不堪任發遣諸問日時且中餘有少許食時欲到今欲分衛將無失時時族姓子有三昧名普周佛土妙華以是三昧而以正受其族姓子這三昧已遙見須菩提其身現在一切十方不可計限諸佛國土住於佛邊而住侍焉在於彼土猶如日出照於天下或旦食時未至日中或過早食或不復久且至食時造立日中或搗捷糲時或施坐飯食或以住立現取鉢酒或在佛土遊行分衛這日中時或現晡時或在初夜或以夜半或已向曉或有佛土無有日月眾生人物各有光明所現功德巍巍如是於時族姓子謂尊者須菩提仁者何時當就

食乎。且觀今時日在何所。須菩提答曰。族姓子。今不是時不應飯食。在餘佛國亦不得時。時族姓子。即如其像三昧正受。顯示神足。使日還東。如日早食。謂須菩提。賢者且觀。其時極早。是故賢者恣安所審。坐自服食。須菩提答曰。今我屬累問族姓子。名曰何等。唯須菩提。我之名號。又當啟問於佛世尊。而見發遣。唯須菩提。一切諸名皆無有名。所以者何。一切諸名悉從思想。不真虛偽。其所妄想亦悉不真。無有名號。當作是說。一切本無。須菩提曰。又族姓子。其一切智亦假號耳。因思想有不真正。何謂一切智名號。因想而興不真正也。所以者何。以一切智不可限量。亦假號耳。各各遊行於諸佛國。又無本末。須菩提問。何謂族姓子。一切智不可限量。而假號耳。其女答曰。唯須菩提。一切智光普照佛土。何謂一切智。攝取佛土。何謂一切智。攝取一切智。何謂普智。光明所照。何謂消垢。何謂普現諸義。何謂為上。何謂為大。何謂目見。何謂持難。何謂大捨。何謂須菩提。佛土大施。何謂佛國。名曰假號。別諸相。假使須菩提。其一切智不可限量。假號者也。如是色像各各。如是名號無量。如其名色無量。難限。痛想行識不可限量。陰種諸入。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道。亦不可量。皆假號耳。一切道品諸法。如是諸佛國土。各各不可限量。悉假號矣。何所真號。以是之故。唯須菩提。當作是觀。一切諸名皆無有名。因其思想。悉非真正。若宣名號。亦由思想。而有是辭。皆悉本無。

爾時須菩提問族姓子。仁者善利。加益一切。羅閱祇長者梵志。致如是。比眾祐。居士皆蒙濟度。又須菩提。尊者知之。所謂眾祐。為何謂也。須菩提曰。如我今者。當敷演之。其有奉戒。遵真正法。心定不亂。是則名曰世之眾祐。答曰。唯須菩提。斯等則非真正眾祐。如仁所云。若於眾生興大悲哀。眾生人物悉不可得。斯等乃是世之眾祐。常以一定不斷。二寶佛法聖眾。乃曰眾祐。若能消除一切眾生塵勞之厄。悉解眾結。乃曰眾祐。其慧無量。智不可盡。乃曰眾祐。功德無窮。辯才無底。法藏無極。乃曰眾祐。其等凡夫賢聖之黨。無有二心。乃曰眾祐。又曰。須菩提。眾生這觀。慧見清淨。三垢忽化。乃曰眾祐。爾時諸天常侍衛須菩提者。歡喜恒隨而奉事之。歸其威神。彼時得聞眾祐訓誨。至心和雅。悉發無上真正道意。是諸天眾這發心已。稽首自歸。禮須菩提足。責己悔過。惟願仁者。我等遇時。族姓子問諸天子。今諸天子何故懺悔。歸須菩提。諸天子曰。族姓子。我之身侍衛須菩提。已來十一年。未曾得聞。如是像法眾祐地說。今這得聞。至心和雅。發無上真正道意。以是之故。我自心念。所在土地。逮得聽服。如是像經。亦當承斯眾祐之地。聞清淨行。以是攝護諸菩薩業。咸歸道法。於是須菩提勸化諸天。所發道心。謂諸天曰。諸天。於今為獲善利。心入妙法。我亦頌宣。當何所作。以自危害。違失道心。於一切智。無器可受。佛法雅訓。諸天當了。設今我心不至解脫。必當發興。無上真正道意。今已敗種。無所加設。又諸天當

習追慕。如是比像。諸善親友。稽首歸命。如諸正士。承聽古來未曾有法。已得聞法。尋輒奉行。無所違失。時族姓子謂諸天言。無上真正之道。甚難甚難。不可取。爾所被德。鎧得逮深遠。玄妙之法。又族姓子。諸佛世尊。本樂道慧。將復造立。而奉行是無上真正。因應解脫。又問天曰。何謂奉行。天曰。等心眾生。而濟度之。棄于一切眾。蓋重擔。悉令解脫。普使眾生不遭苦樂。是族姓子所謂奉行。又問天曰。等心眾生。非人想乎。眾生無塵及獄繫縛。亦無解脫。不猗五陰。即棄重擔。其諸本德。而無妄想。開化眾生。無彼我想。雖遭苦樂。不以增損。時諸天人。為族姓子所見勸發。即時逮得柔順法心。於是諸天散眾雜花。供養族姓子。兩門中庭。時須菩提問諸天人。亦當忍我。如吾志性。或能不逮。所宣不及。勸諸天人行聲聞法。諸天人曰。唯須菩提。向所頌宣。何悔過。以為攝受。何眾生性。演說劣言。所以者何。唯須菩提。今復殊勝。以無所聞。慕求緣覺。聽聲聞業。猶如有人。志懷妙願。心在飢渴。服食甘味。不與雜毒。如是須菩提。聞殊妙義。斯菩薩法。玄邈若茲。其聲聞學。不利佛道。若如雜毒。不聞緣覺。又族姓子。猶如向者。今此女人。端正姝好。色像第一。人這見之。無不坦然。時彼女人。謂須菩提。賢者所歸。禮習乞。莫餘分衛。我當相施。時彼女人。自入其舍。出百味食。謂須菩提。賢者受斯分衛。供具。勿以懷欲。亦莫離欲。乃應服食。勿懷怒癡。亦勿與俱。勿離塵勞。亦莫與俱。假使賢者須菩提。不斷苦習。不造盡證。

惟道之行乃受分衛，亦不奉行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道行，乃受分衛。若不以明亦非無明而造立證，行色名識六入習更痛愛取有生老病死無大苦患，合與不合無有識著漏盡意解。若干名色無有形像，以度三界超越六情，曉了空行志存脫門，習無所生而無妄想，不得痛痒而所志願，證於脫門以暢本無，不逮愛欲不念所受亦無所生，已無所生，了諸所生分別有無，老病無言，曉十二品，如是應受分衛之業。若使賢者不隨凡夫，無賢聖俱等法不斷，乃應受食。若不有生亦無終沒行空之業，等於貪婬瞋恚愚癡亦等於空，乃應受食。若以賢者不越凡地不處賢聖，若無光炎亦不闇昧，不度所生不得生死不至滅度，言不誠信亦無虛妄，乃應受食。於諸所盡而無所盡，不合不散於陰諸種衰入不動，以無所著行寂禪思，常於眾生心不懷害，遊一切法而無所縛，乃應受食。所以本時出家已得成就如法等施出家學業，亦以斯等得至滅度，乃應受食。若須菩提行空無義無欲之業，順從空矣，不勤行空甚宜眾祐，乃應受食。若以興發眾祐之想，輒隨欺詐不從大聖，若使賢者不畢眾祐亦不耗損，奉行法義無有進退，乃應受食。

爾時須菩提申其右臂稽首為禮，宣傳此言。如今者姊所言至誠，當奉行斯。如女所言，為我身演平等之辭，這說是已便受分衛。時女以食施須菩提，頒宣斯教，謂須菩提，唯且賢者眾祐難致，乃能遵是受等分衛。又此世人

多有自大棄斯平等，緣是之故，故墮地獄，不以清淨心懷篤信而受分衛。時諸天人問其女曰：從何因緣解一切法而心奉行？其女答曰：於諸天意所趣云何，能知我身是男子乎？為何所行耶？以是緣故從其本因。天答曰：不敏也。其女答曰：如是諸天常遵修行如幻之業，斯身所暢何所我行，猶若呼響。又諸天人隨諸眾生，若有虛實演是言教，是一切法悉為平等。所以者何？一切言辭眾諸名號，本無所有，自然出辭，說是行分衛章句教時，彼諸天眾百千天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其時女姊謝賢者須菩提，仁者往詣飯訖已，當到佛所。我等亦行至彼聽經，是須菩提受供饌已，出羅閱祇城，心懷聞法忻然大悅，志不馳越而自念言：我分衛食當著何所？令此篤信不墮罪難。時有菩薩名施眾與法，知賢者須菩提心念本末，往到其所，稽首須菩提足下。

因前問之，唯須菩提，以是供具而見惠施，以用篤信不成諍訟。須菩提曰：仁族姓子，建立何戒？答曰：一切諸法悉無所受，戒皆不可得。亦無犯禁，又須菩提，我好殺生，不喜布施，習于邪婬，常行妄語，又犯兩舌，頒宣惡口，樂于綺語，恒懷瞋恚，志存貪嫉，常墮邪見。所以者何？有所行者皆為犯法，悉無所行，乃應平等。時須菩提心自念言：聽如今者族姓子所宣言辭之教，是不退轉菩薩不疑，我寧可從問其所說。時須菩提問族姓子：便以供饌而相惠與，口自宣言唯然正士，不以是食信施之饌歸惡趣乎？時須菩提與食已，後坐寂然宴

處，晡時而起，往詣佛所，稽首足下，所可問法，具以啟佛。與其女姊諸所訣意，世尊告須菩提：卿具解者，禮於菩薩，須菩提白佛：心本不敏，佛言有菩薩名曰轉女，即以此宜順權方便，開化眾生，正使摩竭國中諸有大車，各各得受百千斛，滿中芥子是，尚可數知其多少。因以勸樂順權方便，在忍世界開化眾生，轉女人身，使發無上正真道，不可稱計，令生天上及在人間，不可限極也。

時彼女姊與五百女人俱詣佛所，眷屬圍繞，出羅閱大城到耆闍崛山，往至佛所，佛遙見女人來，謂賢者須菩提：汝寧見乎？五百女人俱來，須菩提白佛：見之。世尊佛言：是五百女人眷屬圍繞，行詣佛所，時賢者須菩提從坐起，往迎其女，又手禮之。女前禮佛足，右繞三匝，却住一面，時舍利弗問須菩提：仁者為獲何賢聖法，而以身立非賢聖義，反迎女人行禮自歸？於時女人謂舍利弗：於賢者意所趣云何？何世聖賢誰非聖賢，而以如是興發若斯無義之辭？舍利弗曰：姊復知之，世之聖賢不聖賢乎？其女答曰：我悉了之，聖與不聖，舍利弗曰：何謂也？其女答曰：唯舍利弗，其不斷除聖賢訓教，其不違失佛法聖眾，是謂賢聖。仁和慈心，其非賢聖修行解脫，是謂賢聖。

又舍利弗，若有女人眾寶嚴身，著淨被服，珍琦飾體，以香熏之，雜香塗之，習是諸服，以用五樂而自娛樂，而不違捨一切智心，斯極賢聖。過聲聞八維務禪八寂之門，勝諸羅漢，常住寂靜，故舍利弗，為仁引喻，當解是義。若以水

〇訣，死別也。法也，方術要法謂決定不疑。通決

精著琉璃器。復以明月珠著瓦木器。何所勝乎。舍利弗答曰。以明月珠著瓦木器。勝以水精著琉璃器。其女答曰。如是如是。唯舍利弗。若有女人五樂自娛。用一切寶莊嚴其身。心立一切智。極為聖賢。踰乎羅漢。八維務禪。住於寂靜也。舍利弗問女。姊豈不志立大乘。其女答曰。其大乘者。無所住立。亦不退還。又問。假使大乘無所住立。亦不退還。云何學乎。其女答曰。唯舍利弗。其求大乘不盡。無明乃志求道。所以者何。大乘平等。其無盡者。無明無盡。及老病死。法無所生。亦無所滅。其有生者。必歸滅盡。其無所生。則不滅盡。唯舍利弗。如是了者。十二緣起。無所復滅。時舍利弗問女曰。諸天。上世人皆應為姊稽首作禮。何況於今。須菩提耶。

時舍利弗前問佛言。從今已往。人不可相。所以者何。今是女人。以是莊嚴瓔珞其身。辯才聖達。巍巍如是。其女答曰。唯舍利弗。非是莊嚴瓔珞文飾之辯才也。又問。何所辯才。女答曰。菩薩有八莊嚴瓔珞。以是瓔珞莊嚴其身。心淨如空。菩薩由是成無罣礙。正真辯才。何謂為八。修開士行。不捨道心。菩薩莊嚴。志懷大乘。不存小節。建立莊嚴。等心眾生。無害莊嚴。精進博聞。無厭莊嚴。如所聞法。輒能奉行。乃是菩薩身所莊嚴。決深妙法。了諸緣起。莊嚴其身。曉眾生根。菩薩莊嚴。佛所建立。菩薩莊嚴。菩薩開化。此則莊嚴行權方便。是舍利弗。菩薩所行八事莊嚴。菩薩住是。逮得辯才。無所罣礙。開化一切五趣閻蔽。時舍利弗前白佛言。今此女人。於何佛土沒

來生此國。于時其女化一女人。端正姝妙。住舍利弗前。問舍利弗。吾故問仁。今此女人。於何所土沒。而至此土。舍利弗曰。今是現女。為化像耳。其化自然。斯化現者。無沒無生。其女答曰。如是。舍利弗。一切諸法。化自然相。如來因是成。最正覺。若解諸法。一切如化。自然相者。則無有生。亦無終沒。斯等高士。慧猶虛空。不應問彼所從來生。若以終沒。彼時世尊。告舍利弗。斯則菩薩名曰轉女。從阿閼佛所。妙樂世界。沒來生此。欲以開化一切眾生。順權方便。現女人身。是轉女菩薩。前後勸導。無央數不可計。限眾人之類。使發無上正真道意。時轉女菩薩。以女人像。進前詣佛所。稽首足下。口宣此言。唯然世尊。禮佛足已。不授我決。不從地起。當於將來。逮無上正真之道。使沒女身。化成男子。及五百女。禮佛足下。各自歎曰。再反稽首。唯然世尊。不見授決。終不從起。使沒女像。得成男子。當逮無上正真道也。爾時世尊。便則忻笑。諸佛本法。自然瑞應。無央數色。從佛口出。青黃白黑紅紫之色。周照十方。無量佛土。還繞三匝。從頂上入。於時阿難。即從坐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何因緣笑。既笑當有意。佛告阿難。汝寧見此。轉女菩薩。與五百眾。稽首佛足。患厭女像。不阿難白佛。唯然見之。佛言。此轉女菩薩。已越諸劫。數逮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號曰光明重王。當以成佛道。五百女人。變為男子。成五百菩薩。常與五百菩薩眾。俱逮得總持辯才。無罣礙。以若干變瓔珞嚴身。亦當效斯。轉女菩薩。化嚴

飾身。開化度眾。亦當法效。光明重王。如來。光明重王。如來。皆當受決。當逮無上正真之道。光明重王。如來。佛土。豐熾。太平。五穀。極賤。安隱。快樂。人民。滋茂。天人。充備。居宅。宮殿。飲食。自然。化生。猶兜術天。其佛國土。無女人名。況復有形乎。諸菩薩眾。皆當化生。七寶蓮華。自然而坐。淨修梵行。以是八法。莊嚴其身。時轉女菩薩。及五百女人。聞佛授決。因得如是。自然欣喜。踊在虛空。去地七仞。自然。其年如十二童子。無有女像。莫不見者。從虛空下。稽首佛足。時佛。以手。悉摩其頭。應時。皆逮。普明二昧。爾時世尊。告賢者阿難。受是經典。持誦。誦讀。為他人說。阿難曰。諾。請受宣傳。又是經法。名為何等。云何奉號。佛言。名曰順權方便品。轉女菩薩。所問授決。當奉持之。阿難復曰。唯諾。受命。佛說如是。賢者阿難。轉女菩薩。五百之眾。一切眾會。諸天人民。捷沓。悉阿須輪。聞佛所說。莫不歡喜。作禮而去。順權方便經卷下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亦名轉女身菩薩問答經

姚秦罽賓三藏曇摩耶舍譯

No. 566 [No. 56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八千。眾所知識。皆得諸通。諸陀羅尼。得無罣礙。成就具足。無生法忍。得無所畏。無量佛所。種種善根。進入大乘。其名曰。佉泯陀羅菩薩。摩訶薩。持地菩薩。摩訶薩。地。主菩薩。摩訶薩。持眾菩薩。摩訶薩。

持入會菩薩摩訶薩。照意菩薩摩訶薩。過意菩薩摩訶薩。增益菩薩摩訶薩。愛見菩薩摩訶薩。善見菩薩摩訶薩。見這意菩薩摩訶薩。見一切義菩薩摩訶薩。一切吉利菩薩摩訶薩。賢劫諸菩薩摩訶薩。彌勒為首在眾而坐。爾時大德須菩提於晨朝時。執持衣鉢來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昨夜夢見有如來坐於道場。我時即禮是世尊足。是佛世尊以金色右手摩於我頂。說如是言。須菩提。汝於今日未曾聞法。當得聞之。世尊。是何先瑞。佛言。須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希有未曾聞法。是其先瑞。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王舍大城次第乞食。佛言。須菩提。汝知是時。世尊聽已。時大德須菩提。即便入於王舍大城次第乞食。至異長者家。到已在中門所。默住乞食。是時家中有一女人從內而出。端正第一。盛色美妙。極為端嚴。有大威德。以諸瓔珞而自嚴飾。是諸珍寶互相振觸。有妙音聲。既至外已。語大德須菩提。大德。何緣中門而立。須菩提言。姊。我乞食故在門而住。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故有乞食想耶。大德。須菩提。猶故未知於食想耶。須菩提言。姊。我知食想。而是身者由父母不淨之所聚集。飲食長養。是故不能離食而住。女言。大德。提。提。汝今不證於無明滅。乃至證生老死滅耶。須菩提言。姊。我證滅已。女言。大德。須菩提。滅中有身。食長養耶。須菩提言。姊。滅更無法。女言。大德。若其滅已更無有法。大德。須菩提。云

何而言身食長養。須菩提言。姊。入滅定者。除諸受想。起滅定已。身有長養。女言。大德。須菩提。而是滅者。有生滅耶。須菩提言。姊。而是滅者。無生無滅。是畢竟滅。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其是滅。畢竟滅者。云何養身。須菩提言。姊。世尊。聲聞遊行乞食。長養身故。女言。大德。須菩提。世尊。說汝行無諍第一。須菩提言。姊。如汝所言。女言。大德。須菩提。無諍者。有行非行耶。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無行非行。女言。大德。須菩提。何故乞食。須菩提言。姊。我乞食者。不為長身而行乞食。為羸命故。除諸受故。我行乞食。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故為諸受牽耶。須菩提言。我今不為諸受所牽。以除受故。我行乞食。女言。大德。須菩提。所行無諍。互不等等。何以故。行於無諍。無有受苦。而是無諍。非身心相應。而是無諍。不生樂非樂。而是無諍。不生諍訟。大德。須菩提。世尊。說汝行無諍第一。何因緣故。無諍說無諍。須菩提言。姊。無諍者。無諸境界。離於欲塵。女言。大德。須菩提。而是無諍。能離欲。女言。大德。須菩提。何因緣故。汝說無諍。能離欲塵。須菩提言。姊。以言說故。名為無諍。女言。大德。須菩提。夫無諍者。寧可說耶。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不可言說。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其無諍。不可言說。以何等故。說名無諍。須菩提言。姊。如來世尊。為聲聞弟子。假名字說。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假名。即有諍訟。若有諍訟。即有顛倒。若有顛倒。非沙門法。須菩提言。姊。何等是沙門法。女言。大德。須菩提。

無有文字。無有諍訟。無有顛倒。是沙門法。亦不分別。是法非法。是沙門法。又不分別。憶想不憶想。是沙門法。離一切著。是沙門法。非境界。非不境界。是沙門法。非染非縛。非不染縛。是沙門法。無心離意識。是沙門法。知足是沙門法。少欲斷貪。是沙門法。離諸怖望。非動非發。非不動發。是沙門法。離一切境界。無所取故。是沙門法。離於陰魔。無所染著。是沙門法。斷結使魔。更不生故。是沙門法。遠離死魔。無諸動搖。是沙門法。思惟不親近於天魔。是沙門法。一切法空。無有污染。是沙門法。無想離一切想。是沙門法。無願無執著。是沙門法。不行三界。離一切想。是沙門法。守護諸根。是沙門法。遠離諸入。是沙門法。善自調伏。離諸戲論。是沙門法。寂靜無起。是沙門法。無所愛著。亦無起發。是沙門法。無我我所。無高無下。是沙門法。離觸無染。是沙門法。遠離世法。是沙門法。善知於陰解趣法性。是沙門法。諸界無界。無所親近。無所礙故。是沙門法。離有為法。是沙門法。諸法如虛空。是沙門法。說是沙門法時。中門所集。聽法諸天。有三十天子。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復有五天子。向甚深法。聞是女辯。發於無上正真道心。爾時大德須菩提。生希有心。作如是念。而此女人。其辯如是。是如來化。必定無疑。爾時是女。知大德須菩提。心念所念。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汝作是思惟。而此女人。是如來化。必定無疑。大德。如是如是。如汝所思。何以故。如來知如。我亦知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覺如。我亦覺如。